

歷代名家尺牘

宋金元尺牘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作廢

歷代名家尺牘例言

書啓牋簡名目不一，綜覈義實，各有隸屬。茲從周氏尺牘、新鈔吳氏昭代尺牘例，以定厥名，較爲普通。

本編之選，注重文學，專集總集、刊本、抄本、博覽、約取、甄錄、纂嚴。

自周迄清，年歷綿遠，由質趨文，由簡趨繁，風會使然，各有佳妙，不得歧視。每編簡首附以小傳，論世知人不無裨益。

言理言情言事論古論政論文短長兼錄，駢散並收。一編之中，無體不備。評論陋習，未敢因依，祇加圈點，利便誦讀。見仁見知，會心不遠。是在善學。刊本相沿，魯魚亥豕，不無訛奪。一字之類，一句之疵，灼知其誤，或勇改之，或刪之，要以無碍上下語氣爲斷。

卷頁多少，各編不同，或合數代爲一編，或分一代爲上下卷。短祚之朝，采錄不多。

歷代名家尺牘 例書

以次附後要於應有盡有

歷代名家尺牘

宋金元尺牘序

天水一朝去唐未遠論其文化似多淵源於唐蒙則謂宋人之於唐若離若合神明而變化之是善學而能自立者詩文固然卽尺牘亦何獨不然歐陽以風神道逸爲長三蘇以議論馳騁爲長王曾以法律謹嚴爲長此就散體而論者也若駢儷文字用於箋啟者則變艱苦爲自然易典重爲輕倩六經陳語歷史瑣事信手拈來都成妙諦南宋名作優於北宋汪陸方文其尤著也金主中原文化蕩然而遺山一老可謂一夔元不百年理學如許吳文學如虞揭清潔如元鎮遺逸如靜脩因文見道誰謂腥膻下無人才哉

民國十六年五月吳興王文濡識

宋金元尺牘序

宋金元尺牘目錄

- 答王觀察書 宋張詠 上知府劉學士啓 宋胡宿 移蘇州謝兩府啓 上呂相
公書 以上宋范仲淹 上范青州書 宋石介 與劉原父書 答宋咸書 與謝
舍人書 與尹師魯書 與焦殿丞書 亳州到任謝兩府啓 與梅聖俞書
回泗州通判句龍都官啟 以上宋歐陽脩 通倅謝兩府啓 宋姚闢 上集賢文
相書 宋蘇舜欽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答孫長官察書 與呂晦叔簡 以上
宋司馬光 賀韓丞相啓 與王慶源書 答李端叔書 謝賈朝奉啟 與鞠
持正書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以上宋蘇軾 上樞密韓太尉書 上洪州孔
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答徐州陳師仲書 以上宋蘇轍 與秦少游書 宋陳師道
與王子予書 與秦太虛書 與宜春朱和叔書 與潘邠老書 與王子飛
書 以上宋黃庭堅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王該秘校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 以

- 上宋王安石 上致政歐陽少師書 宋鄭俠 謝杜相公書 再與歐陽舍人書
以上宋曾鞏 代人上王令書 宋楊時 投知己書 宋張耒 與張邦昌書 宋馬
伸 求教書 宋宗澤 答王從一教授書 宋葉夢得 賀李綱右丞啟 宋汪藻
賀湯侍御啟 宋任盡言 與江季路司業書 與張真甫舍人震書 以上宋周必
大 與路彥彬書 與傅季魯書 與程帥書 以上宋陸九淵 與龔參政書
與黃樞密書 以上宋朱熹 寄劉共甫樞密書 與顏主簿書 以上宋張栻 與
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書 宋薛季宣 與呂伯恭正字書 復何叔厚書 謝
羅尙書啟 謝留丞相啟 以上宋陳亮 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啟 知嚴州謝王
丞相啟 賀葉丞相啟 以上宋陸游 與李侍郎夢聞書 宋黃幹 答葛寺丞書
與蘇仁仲提舉書 以上宋楊萬里 與廣帥徐意一薦僧祖中書 宋李昉英
回史督相啟 宋方岳 賀京尹曾尙書啟 宋文天祥 與參政魏容齋書 謝人
惠紙衾啟 以上宋謝枋得 答張仲傑書 金王若虛 復張巖書 金完顏宗浩

上耶律中書書 金元好問 與竇先生書 元許衡 與襄陽呂安撫書 元宋道
與吉德帖 答張藻仲書 以上元倪瓚 答鄭提舉書 復董中丞書 復董容
窗書 與程侍御書 以上元吳澄 答劉柱隱書 元虞集 與林待制清源書
與使者書 以上元吳海 與中書參政成誼叔書 元余闕 上宰相書 元劉因

宋金元尺牘目錄

四



宋金元尺牘目錄終

宋金元尺牘作者小傳

張詠宋鄆城人字復之太平興國進士官樞密直學士兩知益州恩威並用蜀民愛而畏之官至吏部尚書出知陳州卒諡忠定

胡宿宋晉陵人字武平登進士第累遷湖州守曾築石塘百里禦水患居民德之號曰胡公塘歷樞密副使治平間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恭

范仲淹宋吳縣人字希文大中祥符間舉進士仁宗時與富弼率兵同拒西夏爲朝廷所倚重旋召拜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爲秀才時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以天下自任如此卒諡文正

石介宋兗州人字守道天聖進士歷鄆州南京推官居憂躬耕以易授魯人號徂徠先生慶曆中擢太子中允後求出濮州未赴卒

歐陽修宋廬陵人字永叔舉進士甲科出知滁州旋拜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以太

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著有新唐書新五代史歸田錄集古錄及詩文集詩話等書

姚闢宋金壇人字子張皇祐進士授項城令通州通判所至有聲與蘇洵同修禮書有太常因革禮一百卷

蘇舜欽宋銅山人字子美舉進士范仲淹薦其才召爲集賢校理後寓吳中買水石作滄浪亭自號滄浪翁詩體雄放往往驚人後得湖州長史以卒有蘇學士集

司馬光宋夏縣人字君實寶元進士熙豐間官端明殿大學士極言王安石新政之不便哲宗立擢爲左僕射卒諡文正贈溫國公著有資治通鑑涑水紀聞詩文集

蘇軾宋眉山字子瞻嘉祐進士英宗時直史館熙寧中王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之貶黃州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哲宗時召還累官翰林學士兵部

尙書卒諡文忠著有東坡集

蘇轍軾弟字子由與軾同登進士科王安石行青苗法力陳不可出爲河南推官
徽宗朝以大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穎濱遺老卒諡文定有欒城集

陳師道宋彭城人字履常一字無已工詩平淡雅奧自成一家家貧不苟取傳堯
俞嘗懷金贈之見其詞色不敢出元祐中蘇軾薦其文行除本州教授累遷秘
書省正字天寒衣無綿趨挺之與以一裘師道嫌其貪汚卻之忍凍死有後山
集

黃庭堅宋分寧人字魯直舉進士哲宗時爲校書郎紹聖初知鄂州爲章惇蔡卞
所惡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移戎州徽宗初起知太平州復謫宜州卒

王安石宋臨川人字介甫號半山擢進士第神宗時爲相謀改革政治興農田水
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號爲新法物議騰沸時名臣皆被斥而
新法卒無效遂求補外而卒諡曰文有臨川集

鄭俠宋福清人字介夫治平進士王安石行新法數上書言其不便呂惠卿執政俠又上書論之惠卿議置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豈宜深罪徙英州哲宗立始歸徽宗時歸田里自號一拂居士有西塘集

曾鞏宋南豐人字子固嘉祐間舉進士歷知齊襄洪福明毫滄等州後爲中書舍人文章謹嚴而有法有元豐類稿

楊時宋將樂人字中立熙寧進士調官不赴學于程顥顥死復學于程頤高宗時官至龍圖閣直學士致仕以著書講學爲事卒諡文靖學者稱龜山先生有二程粹言龜山集

張耒宋淮陰人字文潛弱冠第進士紹聖初知潤州坐黨謫官徽宗召爲太常少卿出知潁汝二州復坐黨籍落職投閒困苦口不言貧晚節愈厲著有宛丘集馬伸宋東平人字時中紹聖進士靖康初爲監察御史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脅衆推戴伸獨不可具書邦昌速迎奉康王高宗即位奏劾黃潛善汪伯彥不法

凡十有七事責濮州監酒稅道卒

宗澤宋義烏人字汝霖元祐進士有文武才初仕州郡所至有聲績後爲東京留守大破金兵屢上疏請高宗歸汴俱爲黃潛善等所阻憂憤成疾而卒諡忠簡有宗忠簡集

葉夢得宋吳縣人字少蘊號石林紹聖進士累官戶部尙書數上書極論時事紹興初爲江東安撫大使上章請老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夢得工詩文尤精于詞有石林春秋傳石林詞石林詩話等書

汪藻宋德興人字彥章崇寧進士高宗時召試中書舍人累拜翰林學士紹興中知湖州又出知徽州宣州奪職居永州卒有浮溪集

任盡言宋華亭人字元受舉進士居下僚論事慷慨秦檜死朝廷召湯鵬舉爲臺官盡言投啟賀之云每愧朱雲之請劍未聞林甫之斲棺帝聞之黜檜黨釋趙鼎子汾罪

周必大宋廬陵人字子充一字洪道紹興進士孝宗時除起居郎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避權倖曾覲龍大淵得幸並遷知閣門事必大不書黃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請祠去復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孝宗禪位拜左丞相光宗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寧宗卽位求直言奏四事初封濟國公以事降榮陽郡公復封益國公慶元初以少傅致仕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卒諡文忠

陸九淵宋金谿人字子靜乾道進士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遂還鄉居貴溪之象山自號象山翁光宗立差知荆門軍務以德化民卒諡文安有象山集

朱熹宋婺源人字元晦一字仲晦紹興進士官至煥章閣待制侍讀慶元中致仕旋卒諡曰文憲讀書務躬行實踐遂得聖道之宗著有四書集註小學集註通

鑑綱目晦庵集等書

張栻宋綿竹人字敬夫一字樂齋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累官吏部侍郎右文

殿修撰卒諡宣學者稱南軒先生有南軒集

薛季宣宋永嘉人字士龍號艮齋召爲大理寺主簿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

未上任卒學者稱艮齋先生有浪語集等書

陳亮宋永康人字同甫才氣豪邁喜談兵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淳熙中更名

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帝將官之亮不欲乃歸著有龍川文集龍川詞

陸游宋山陰人字務觀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試禮部前列秦檜嫉之檜死

始爲寧德主簿孝宗朝擢編修出知夔嚴二州俱有令聞召修孝光實錄書成

進寶光閣待制致仕著有渭南文集劍南詩集

黃榦宋閩縣人字直卿少受業于朱熹熹稱其志堅思苦以女妻之歷官漢陽軍

安慶府多善政卒諡文肅世稱勉齋先生有經解勉齋文集

楊萬里宋吉水人字廷秀舉進士調零陵丞時張浚謫居寓焉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遂以誠名齋孝宗時召爲國子監博士後以寶文閣待制致仕進寶謨閣學士諡文節學者稱誠齋先生著有誠齋集

方岳宋祁門人字巨山號秋崖紹定進士淳祐中爲趙葵參議官移知南康軍以杖舟卒忤荆帥賈似道後知袁州又忤丁大全罷歸著有秋崖集

李昉英宋番禺人字俊明寶慶進士累官吏部侍郎不畏強禦嘗劾史嵩之賈似道等卒諡忠簡有文溪存稿文溪詞

文天祥宋吉水人字宋瑞又字履善號文山寶祐進士爲湖南提刑元兵至皋亭山天祥往說之被執至眞州遁還募兵勤王拜右丞相封信國公與元兵戰又被執不屈死諡忠烈著有文山集

謝枋得宋弋陽人字君直號疊山寶祐進士德祐初知信州元兵東下信州不守乃變姓名披麻衣賣卜建陽市宋亡居閩中時求才方急福建參政魏天祐欲

薦枋得以爲功強之北行至元都不食死妻子亦殉有文章正軌疊山集等書
王若虛金華城人字從之登承安經義進士累官直學士金亡微服北歸與劉郁
游泰山至黃岷峯憩萃美亭謂同游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
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垂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有慵夫集

完顏宗浩金漢國公昂子字師益本名老貞元中爲海陵庶人入殿小底累擢樞
密使封榮國公元師南伐宗浩以都元帥馳至汴大張兵勢親赴襄陽巡師責
宋稱臣割地縛送奸臣三事泰和七年卒於汴諡曰通敏

元好問金秀容人字裕之號遺山七歲能詩中興定進士第仕至行尙書省左司
員外郎金亡不仕著有遺山集

許衡元河內人字仲平少嗜學得程朱書慨然以道自任世祖時召爲國子祭酒
議事中書省拜中書左丞卒諡文正學者稱魯齋先生有魯齋遺書

宋衛元長子人字弘道初避地襄陽後北歸居河內趙璧經略河南咨以軍事歷

官翰林院修撰太常少卿秘書監太子重其耆德命侍講經幄初立詹事院首命爲太子賓客有柘山集

倪瓚元無錫人字元鎮博學好古工詩畫家故饒資一旦舍去曰天下多事矣往來五湖三泖間人望之若仙嘗自謂癡瓚亦曰倪迂有清閬閣集

吳澄元崇仁人博通經傳用力聖賢之學至大初爲國子監司業四方之士負笈來者不下數千人澄于易書春秋禮記各有纂言又旁及老莊太玄經樂律八陣圖及郭璞葬書等所居草屋程鉅夫題曰草廬故稱草廬先生卒諡文正

虞集元仁壽人字伯生號道園累遷秘書少監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拜奎章閣侍書進侍講學士卒諡文靖集早歲與弟槃同闢書室左書陶淵明詩曰陶庵右書邵堯夫詩曰邵庵世稱邵庵先生著有道園學古錄

吳海元閩縣人字朝宗以學行稱元亡絕意仕進洪武初守臣欲薦諸朝力辭得免有聞過齋集

余闕元廬州人字廷心姓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官于廬遂家焉元統初第進士累官參知政事守安慶死于陳友諒之難有青陽集

劉因元容城人字夢吉七歲能詩文留心性理之學隱居教授至元間徵授右贊善大夫母病辭歸再徵不起卒贈翰林學士諡文靖封容城郡公有靜修集

宋金元尺牘 小傳



宋金元尺牘

答王觀察書

宋張詠

少年無思算。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泊於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奕碁。排象旋子。斯實眇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鞠引強。擊射算帖。攘袂擊肘。嗥呼爭贏。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乘輿縱獵。寒風吹面。則皴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黑衣屨。渴飲已冰之酒。飢餐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俊爲快。不知勞筋爲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貔貅引前。盤槊擊劍。以電轉奔騎。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頽冠。略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魂。時弟年方盛。氣尙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洗入膜內。棲於膏中。良醫不逢。積痼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垂。旣漸逼於膀胱。實難歸於胃腑。下洩無路。上蒸

爲瘡如斯之深。又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腐脇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撙節之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云。有時暫食瘡痛。飲水血流。到闕二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數年前兄爲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風教頗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真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謫濫之蹤。泯然云絕。豈異乎獬豸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洽也。兄懇苦相念。略無避嫌。親染簡牘。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於下交。必欲祛弟羸疴。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爰屬阻修。尋闕報復。諒不以爲慢。而信爲感之深。兄臨民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上知府劉學士啓

宋胡宿

近以隆冬聿暮。瑞霰其零。夫粹融甘。屏薦瘞之故氣。土膏含潤。發豐懋之嘉占。竊

欣時律之和。頰動春蟲之躍。因著擊轅之作。仰塵隱几之觀。學將落而有來。文久廢而無次。豬苓至鄙。奚登藥籠之收。鼠璞未屠。甘薦玉人之誚。周章失次。澳墨交并。豈謂知府學士。循誘凝懷。秉彜尙德。枉燕公之妙筆。裁漢將之清篇。灑雲朶以封題。遣犀髻而特遺。筠編悅發。繡段交輝。字截寸金。價超尺璧。少陵韓苑。悚避風騷之壇。咸池大章。鏘流杳默之韻。掩郢樓之絕調。詫梁席之諸賓。忘位貌之威嚴。樂名教之敦獎。過私月旦之品。謬借春秋之評。撫弱質以自驚。眷具僚而胡幸。昔者和尙書之什。樂天不繫於官。資答中郎之詩。盧諶亦由於故吏。著在舊史。用爲善談。悉由高世之才。方隆上笏之眄。孤生何者。素蘊缺然。蚤繫地餅之名。濫竊庭鶉之食。陳完弛擔庇寬政。以爲優元。叔登堂承高風。而有自素餐無咎榮。睨已多敢紆正始之音。更重屈尊之禮。封殖嘉樹比甘棠。而不忘投報木瓜枉英瑤。而太厚。伏惟知府學士。仙瀛高彥。王國上才能讀典墳。過楚臺之倚相。老於文學。類唐室之次山。聊分銀兔之符。未陟金鼈之頂。行趨召節。入綴近班。庶幾珠玉之篇。便

爲冠劍之物。藏於魯壁。與經義而並陳。副在晏楹。期來茲而共祕。永言銜刻。匪克
據宣。

移蘇州謝兩府啓

宋 范仲淹

罪布四方。大不可掩。寵分千騎。得之若驚。仰雷霆之霽威。加霖雨而蒙潤。報君何
道。殺身有宜。竊念某生於唐虞。學於鄒魯。一簞之樂。素伏於邱園。四庫之遊。濫升
於臺閣。而自踐揚諫列。對越清光。允出遭逢。誠當感慨。事君無隱。必罄狂夫之言。
涉道未深。終乖智者之慮。俟竄居於楚澤。尙假手於桐廬。風俗未殊。足張條教。江
山爲助。寧慕笑歌。鶴在陰而亦鳴。魚相忘而還樂。優游吏隱。謝絕人倫。豈謂蒙而
克亨。幽而致顯。屢改劇藩之寄。莫非名部之行。宗族相榮。搢紳改觀。此蓋相公仁
鈞大播。量澤兼包。示噩噩之公朝。存坦坦之言路。道茲優渥。屈彼典彝。茂揚天子
之休。純白幽人之吉。某敢不眚勉。王事寤寐。政經佩黃裳之文。庶揚於易教。詠朱
繩之直。無忝於詩人。上酬乃聖之知。旁答具瞻之造。過此以往。不知所裁。

上呂相公書

宋 范仲淹

伏蒙台慈。疊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
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
息之說。爲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喜生事。仲淹於搢紳中。獨如妖言
情既齟齬。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
之爲狂士。然則忤之情。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其本不怪。
乘陽而生。小已。遏不伸。不直。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豈天性之然哉。
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
及討祿山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
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任之意。重負泰山未知
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宣。仲淹惶恐再拜。

上范青州書

宋 石介

三月十五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石介謹直書悃悞於青州知府待制閣下。新臨胸縣令將行。其子介竊躍而喜曰。大人所治臨胸。所屬青州。青州之牧曰天章閣范公公朝廷正人。雅士名臣。旒冕之前。廊廟之上。議論軒軒。肆直而敢言者。有公臺閣之間。朝廷之內。風采巖巖。凝峻而可言者。有公公牧青州。法令簡而一條。教寬而密。禁綱疏而不漏。刑罰清而民服。體大而易守。制嚴而易行。茲彰不苛。細公日晨坐廳上。據几橫膝。與諸僚讜語襟度。夷雅神情。閒曠若無事。視凡在庭下立而聽趨而視。俟以百數。公臆決頤指在時。頃間各各辨其理而去。諸曹戢口。翕舌趨承命而已。屬縣束手無事。供給應教而已。臨胸僻在州南四十里。荆榛荒穢之中。邑小易治。民少易養。上承指顧。奉行條令。其無不逮乎大人可安矣。曰。吾雖守吾廉躬。吾勤夙夜。匪懈其庶幾不廢職。然而吾老矣。精力衰耗。減於前日。思慮昏昧。不及當年。家貧累重。猶未能棄官歸田。中覩然面目。尸其事。竊其祿。以飽而宗族其罪大矣。苟太守不責吾不能掩匿保全。不失其位。則

太守之仁於吾也實厚矣。介不佞嘗以庸鄙一被大君子之顏色。天性之間惻怛逼切。雖充賤疏遠。不佞尚敢鋪之於左右閣下。將罪之乎。雖罪之亦不敢辭。不勝人子之懷誠。干冒威嚴。惶悚不宣。介頓首再拜。

與劉原父書

宋 歐陽修

某啟。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宮大禮。前後事叢。遂闕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羣兒曹走問。迺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爲世俗所憎耶。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錄中。以爲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爲時自重。

答宋咸書

宋 歐陽修

修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

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恩慙不具。惟自愛。廬陵歐陽修再拜。

與謝舍人書

宋 歐陽修

某頓首百拜。知府舍人三丈。三兩日毒暑尤甚。不審尊候何似。某昨走鈴下。久瀾賓館。早暑交作。晏陰方興。當君子定心靜事。休息之時。暑夕屢煩。長者其如乘餘。

閒奉鑪俎。泛覽水竹。登臨高明。歡然之適。無異京洛之舊。其小別者。聖俞差老。而修爲窮人。主人腰雖金魚。而鬢亦白矣。其清興則皆未減也。臨別之際。感戀何勝。西禪竹林。又辱餞送。自夜出南城。凡再宿。始至弊邑。私門老幼。往往病暑。正如所慮。此所以眷眷門下。而不候久留者也。自鄧至汝陰。道出田閒。由鉅欣橋。而西秋稼甚盛。時雨已足。問之。乃覽秀所望。而腳正在陋邦。然鄧州界莫及也。豈騎立之神。憎家雞。而愛野雉乎。自還縣。便苦俗事。書記未能詳悉。謹拜此敘謝。伏惟幸察。不宣。從表姪歐陽修頓首百拜。

與尹師魯書

宋 歐陽修

某頓首啟。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郭推官。計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修在絳。阻雨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尙欲留陝。

走人至解。期一爲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胸中。但向聞師魯有失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修嘗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修素謂諸君自爲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尙如此。況師魯素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修忽自不堪。又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尙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離歡戚勢。旣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佳。

與焦殿丞書

宋歐陽修

某啟。范氏子書來。并獲所寄書。自承赴樂清後。方拜此一書。審此居官下安和。稍釋傾想。陋巷之士。得以自高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一從更事。便爲禮法所繩。若居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更當屈伸取捨。要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

古聖賢尚以爲難。所以前世一節之士。以貧賤爲易守也。自臨縣治。今將及暮。諒深諳此態也。某嘗再爲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爲益。某愈覺衰殘。齒牙搖動。飲食艱難。食物十常忌八。九情懷益蕭索。物外浮榮信乎不爲。吾儕得失也。有名卽去矣。未相見間。公餘愼愛。因人時惠問。不宣。某書白。

亳州到任謝兩府啓

宋 歐陽修

修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退循忝冒。徒積兢慚。伏念修學知行已而智不周。身才匪適時。而任參大政。用過其量。危而必顛。乃物理之宜然。偶天幸而獲免。昨以怨仇並作。讒謗交興。蓋逢堯舜之聰明。方與夔龍而左右。講新至治。銷伏狂邪。而帝虎之詞。雖驚於衆。聽投豺之惡。遽屏於遠方。得逃九死。於非辜實荷更生之大賜。今者特蒙睿眷。深察孤忠。樂土近藩。已曲從於私欲。清資顯秩。仍過竊於寵靈。捨衰疲勉強之勞。就空曠逍遙之適。然而坐思補報。歎心存而願違。卻視風波。猶寢驚而夢噩。顧獲全身。而至此。豈非宰物之深功。仰佩恩私。但銘肌骨。載念修以

至愚之朴陋。蹈可畏之危機。徇物從時。既昧自容之計。拂衣遠去。又無先見之明。惟貪得於暮年。致以身而取辱。而識雖不早。悔尙可追。至於緝風雨之敝廬。治松菊之三徑。少假歲年之頃。卽爲田畝之人。固將追野老而行歌。永陶聖化。恃仁人之在上。必保餘生。尙有斯誠。猶煩再造。炎歊方盛。機務至繁。上爲廟朝。精調寢膳。瞻依之懇。敷述奚周。

與梅聖俞書

宋 歐陽修

某啟。寄惠鴨脚子。甚奇。趙三書信已領。聖俞詩屢見。許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彌者。往年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意爲之。寫來。寫去。卻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力。祇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勸。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人好筆蹟。眞可貴重也。今後祇看他人書。亦可爲樂。不能生受得也。數日陰悶昏然。因作聖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若遂一握手。可勝爲。

慰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日當有立於世。何止取一科第而已。吾徒可爲希深喜也。胥大祝且爲伸意。某卜葬地。尙未買得。相次決定。當有書報他。也。恩恩不宣。

回泗州通判句龍都官啓

宋 歐陽修

右修啓。此者特蒙惠顧。遠辱誨言。副以雄編。俾之拭目。通判都官。識窮淵韞。學探本原。講於仁義之餘。深得風騷之旨。雜然衆體。各極其精。時無鍾期。誰識高山之意。人非季札。豈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無堪。方幸退藏而自屏。敢期時彥。不我鄙遺。諭之累幅之勤。覲以百篇之富。四面之宮。並奏驟聽於鏗。鏗三歎之音。有餘豈窮於杳默。但駭夜光之投。闇徒令海鳥之驚。魂媿乏重言以起。連城之價。用爲永好。惟期什襲之藏。感幸之誠。敷陳罔既。

通倅謝兩府啓

宋 姚 闕

書局備員。僅逃於譴謫。海濱貳政。實賴於獎提。脫去塵埃奔走之勞。遂獲清閑風

土之樂。養親有裕。處分亦宜。伏念闢學不知方。才非適用。嘗欲慕古人之節。故窮達去就之粗。明不能當世俗之心。故毀譽是非之相。半向緣一第。偶竊小官。區區於米鹽簿書之間。無所增益於舊學。錄錄於繩墨法制之下。固已喪失其本心。適丁先帝之御圖。閔悼太常之廢禮。謂所職者因緣而無責。故其書皆顛錯而不完。歲時凡欲按行。聽於胥吏之所舉。朝廷將大興作。詰之有司。而莫知以國家文物憲章之盛儀。而君后祭祀燕享之大法。遠則述商周之故事。近則追漢唐之遺風。或革或因。有損有益。苟至於殘脫而不考。將何以依據而奉行。求其本末之並存。莫若簡編之備具。俾有定責。遂立別資。顧惟不才。輒亦被選。然而案牘繁多。而義皆無統。紀綱疏略。而事莫得詳。夫以鄙陋不學之資。而當纂述所難之任。勉焉或周。浩浩乎無涯。磨精畢力者五年。補闕收殘者百卷。雖未足發揚休美。大本朝制作之方。亦聊以綴緝緒餘。備來者考求之用。然不能秉義以收處保職。而自安頃因天變之來。妄以芻言之貢。擊排所至。徒有愛君之善心。忌諱不知。殆匪謀身之良。

術幸賴主上寬仁之厚。明公保庇之全。謂罪雖可戮。而志亦無他。言雖甚危。而事或不妄。特蠲深憲。俾得自新。出於莫大之恩。獲此非常之幸。引身自咎。固絕望於當時。竊祿苟安。諒卜休之有日。惟其沐浴於盛德之際。歌詠於太平之中。凡外物之儻來。皆虛心而順受。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集賢文相書

宋 蘇舜欽

昨因宴會。遂被廢逐。卽日榜舟東走。潛伏於江湖之上。困置羈索。日與魚鳥同羣。躬耕著書。不接世故。當日之事。絕不歷於齒牙之間。或親舊見過。往往閔惻而言。以謂某以非辜遭廢。天下之所共知。何久窮居默處。無一言以自辨。浩然若無意於世者。豈鈍怯不曉者乎。某絕不酬應。且止其說。然內實有所待耳。夫爲吏坐賄。國典之所永棄。人情之所不堪。某心膂血氣。人也。家世受朝廷重恩。廬墓在京師。平生厲名節。勤文墨。未嘗一施胸中之才。豈云銜冤恨。困處無人之墟。以終此身乎。蓋被罪一二年。間謗議洶洶。尙未寧息。相中傷者。皆當路得志。某雖欲力自辨。

雪。徒重困辱耳。故若死灰槁木昏昏。自放而內實有所待也。去歲聞天子驛召閣下入政事府。某久熟閣下之德望。中懷油然而始。有藁萌之望。俄又聞甘陵卒叛。結塢自守。環師十萬。踰月未誅。議者謂暴兵日久。紀律弗嚴。必有他變。相因而起。閣下慷慨請行。馳至城下。威令一發。士樂奮命。卽時破壁。擒其凶魁。使天下懦將驕卒聞之。皆震栗竦動。以自警飭。聲厭夷狄。消殺異志。嗚呼。非偉烈明果。烏能及此哉。天子卽時臨軒發策。以大丞相印綬付使。而往拜焉。閣下抗章避讓。言論堅正。憤疾近世務相奔爭。無廉讓之節。因事見意。以教有位。風采凜凜。震動萬方。是閣下武足戡難。文足表世。雖處將相之地。乃天子用之。之明閣下當之爲宜也。況讓特一節。未若因朝廷之寄。舒事業以濟生民之艱也。此古人之大君子之所留意也。旣而果然。某雖在巖藪之間。聞之不覺廢書而起。彈冠擗衣。西向引領。思一侍几闕。傾寫冤憤。跡賤道遠。未可得也。敢輒以尺紙少布下懇。蓋有所待。積年累月。得遭其時。不忍自棄。又幸當日構陷者。或死。或出。故敢縷縷而言。以通左右。某下

吏之初。喧傳四出。好事多口者。增飾其語。聞者不得不惑。時閣下在遠鎮。必不甚悉也。始者御史府與杜少師范南陽有語言之隙。其勢相軋。內不自平。遂煽造詭說。上惑天聽。全臺牆進。取必於君。逆施罔羅。預立機械。既起大獄。不關執政。使狡吏鞠窮。榜掠以求濫事。亦既無狀。遂用深文。此會以常年釀率吏人。燕集非類。某使之以爲非便。遂與同監院劉巽出俸錢十緡。又於尋常公用賣故紙錢四五十索。相兼使用。此錢本由斥賣棄物。兩曾奏聞。本院自來支使。不係諸處帳籍。如外郡貨賣雜物。以充公用之類也。既以與祀神之餘。與館閣同舍。本局羣吏飲食共費之。推按甚明。具獄備在。無一物入己。而以監主自盜。減死一等定刑。法司前後斷獄體例。及自有正條。並不引用。閣下察之。蓋有由也。某之偏言。似不足信。幸詢於衆論。及曉法而公者。噫。國家制馭。姦欺示信。天下者。今惟法律而已。蓋法律著之於篇。衆所共曉。苟一傾撓。人皆具知。故太上欽慎。不敢自專。豈容有司自爲輕重。苟快己志。以墮舊典。污辱善士。戕害不辜。況本朝自祥符以來。一用寬典。吏有

姦賊狼籍。未嘗致於深刑。今上仁愛物。度越前古。官吏一入人罪者。往往十餘年未嘗升擢。或沈於銓調。不與改官。此見聖心慎刑。惡殺之至。而某被此冤濫。又有端由。但未爲鉅公。開陳而建白之天聰。一聞玉色。必悅閣下。以英偉之量。押領魁柄。必以康濟民物。湔滌冤滯。爲己任。故某不避冒瀆。以鋪此言。況某者。潛心策書。積有歲月。前古治亂之根本。當今文武之方略。粗通一二。亦能施設。廢棄疎賤。不信於時。明公召而與言。資相其質。衡監之下。安可妄欺。斂之棄之。俯伏竭命。謹具手啟云。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宋司馬光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頃日雖得邂逅。奉望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抒悃款也。今者猥蒙記存。遠賜之書。仍以新與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爲之記。何采聽之過。而責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所容。光資性頑蔽。辭藝鄙薄。平居爲朝夕。近用之文。猶多乖僻。取人嗤傲。況於語先聖之道。載賢令之功。鐫之金石。

傳之將來。是猶執。尅人而負之。以千鈞之重。雖欲自託於顯茂之業。而貪不朽之榮。獨不輕先聖而累明府。羞邑中之賢士大夫乎。此誠非光之所敢任也。伏惟寬明。當賜開察。改求酣鬯於道。而富有於文者。使爲之。則宜與大名昭昭。千古不窮矣。若光類者。正可相與誦詠而已。

答孫長官察書

宋 司馬光

十一月二十七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崇信賢令孫君足下。蒙賜書。兼示以尊伯父行狀墓誌。及所著唐史記。令光爲之碑。以紀述遺烈。以尊伯父之清節。令望加之光。自幼穉。至於成人。得接待周旋。今日獲寓名豐碑之末。附以不朽。何榮如之。雖文字鄙拙。亦不敢辭。顧有必不可承命者。惟足下察也。光曩日亦不自揆。妄爲人作碑銘。旣而自咎曰。凡刊琢金石。自非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雖強顏爲之。後人必隨而棄之。烏能流永久乎。彼孝子孝孫。欲論譔其祖考之美。垂之無窮。而愚陋如光者。亦敢膺受。以爲己任。是羞污人之祖考。而沒其德善功。

刻也。罪孰大焉。遂止不爲。自是至今六七年。所辭拒者且數十家。如張龍圖文裕。張侍郎子思錢舍人君倚樂卿。損之宋監子才。或師或友。或僚案。或故舊。不可悉數。京洛之間。盡知之。儻獨爲尊伯父爲之。彼數十家者。必曰。是人也。蓋擇賢不肖爲之也。爲人子孫者。有人薄其祖考。宜如何。讎疾之哉。以光么麼。使當此數十家之讎疾。將何以堪之。所以必不可承命者此也。雖然。竊有愚意。敢試陳之。惟足下采擇焉。今世之人。旣使人爲銘。納諸壙中。又使佗人爲銘。植之隧外。壙中者謂之志。隧外者謂之碑。其志蓋以爲陵谷有變。而祖考之名。猶庶幾其不泯也。然彼一人之身耳。其辭雖殊。其爵里勳德。無以異也。而必使二人爲之。何哉。愚竊以爲惑矣。今尊伯父旣有歐陽公爲之墓誌。如歐陽公可謂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矣。佗人誰能加之。愚意區區。欲願足下止刻歐陽公之銘。植於隧外。以爲碑。則尊伯父之名。自可光輝於無窮。又足以正世俗之惑。爲後來之法。不亦美乎。未審足下以爲何如。

與呂晦叔簡

宋 司馬光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爲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展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賀韓丞相啓

宋 蘇軾

右軾敢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措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方陋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聖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孰敢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爲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疊疊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叢爾種羌之叛命。慨然當宇。以請行。威聲所加。臆穢自屏。淮蔡既定。而

斐。度。相。徐。方。不。回。而。召。虎。歸。縱。復。遺。種。龍。荒。游。魂。沙。海。譬。之。癬。疥。豈。足。爬。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模。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箠。以。鞭。赤。眉。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卽。日。邊。徼。苦。寒。台。候。何。似。伏。冀。爲。國。善。調。寢。興。謹。奉。敢。起。居。

與王慶源書

宋蘇軾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旣。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慚。忤。而。已。卽。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近。文。郎。行。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遲。也。未。緣。會。面。惟。萬。萬。自。愛。

答李端叔書

宋蘇軾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

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譎譎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巳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閒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

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燬。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譖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謝賈朝奉啓

宋蘇軾

右軾。敢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攜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雞。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賞之恩。敢懷盡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尙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洟於墓道。昔襦今袴。尙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與鞠持正書

宋蘇軾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面頗爲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願挂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知腹疾微作。想卽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爲辨祕之祕之。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宋蘇軾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

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人。皆公之賜。軾旣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歛衆人之賻。并予以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上樞密韓太尉書

宋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

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

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
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
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
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宋蘇轍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沒於淳化
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爲大家克順慕公高
義春秋時祀頃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蕪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
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
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柏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爲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
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
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

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者。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之行已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戰越。

答徐州陳師仲書

宋蘇轍

轍白。陳君足下。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吾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胸中也。旣而聞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遊旣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爲文爲贈。讀之。愴然以清。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遊。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旣而東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爲葬。嗟夫。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君所爲行求今之人。則其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歛手足形。還葬。此

則曾子之所以葬其親也。而何病。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贍。愧實在我。而子何病。今既七月矣。惟自勉以禮。不宣。轍白。

與秦少游書

宋 陳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願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非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尙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與王子予書

宋 黃庭堅

比來不審讀書何似。想以道義敵紛華之兵。戰勝久矣。古人有言。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策而游息。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節。皆迎刃而解也。古人嘗喻植楊。蓋楊天下易生之木也。縱植之而生。橫植之而生。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功。皆棄。此最善喻。顧衰老終無益於高明。子予以謂如何。

與秦太虛書

宋黃庭堅

屏棄不毛之鄉。以禦魑魅耳目。皆塞舊學廢忘。直是黔中一老農耳。足下何所取重。而賜之書。陳義甚高。猶河漢而無極。皆非不肖之所敢承。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塗。不能使萬人舉首。則言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臥雲軒中主人。蓋以此傲睨一世耶。先達有言。老去自憐心尚在者。若庭堅則枯木寒灰。心亦不在矣。足下富於春秋。才有餘地。使有力者。能挽而致之。通津恐不當。但託之空言而已。無緣承教。以開固陋。近來有所述作。幸能寄惠。灌

園之餘。尚須呻吟。以慰衰疾。謹勒手狀。

與宜春朱和叔書

宋 黃庭堅

承頗留意於學。修身治經之餘。誠勝他習。然要須古人爲師。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爲本。古人論書。以沈著痛快爲善。唐之書家。稱徐季海。書如怒貌。抉石渴驥。奔泉。其大意可知。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成書。

與潘邠老書

宋 黃庭堅

某頓首。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是爲晝而悲。夜也不能不晝。夜。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況此舉奇不勝其耦者乎。凡所爲問學。琢磨舉而措之。以吾常行。而物變之中故也。今遇小變。不超於其蚊睫。已磊磊柴於胸次。則行乎。爭名干戈之間。泛乎衆口風波之上。其能立我以宰制萬物。使得其職耶。邠老幸熟思之。京師三大節。開市并痛博之禁。比三日而得喪大相懸。有慙而殺。

身者聞者未嘗不笑也。由今舉子觀之。豈不在可笑之域耶。尊府所欲書亦未寫得。可徑附遞至吉文間。十日中當必作大門石刻。當附駒父及十幅遠矣。若尙能少留。今晚幸過我。濯去俗士患失之塵而後行。亦佳耳。

與王子飛書

宋 黃庭堅

比急足回奉狀。必已徹几下。數日秋暑尤逼人。不審何如。伏惟侍奉不輟調護。詔行之策何如。漕台有來音未。尊公去瀘。雖田野小民亦耿然。然在公家。以理自遣。固已無纖芥矣。唯行李須令出於萬全耳。瞿唐灘瀨。非可玩之水也。文字遂託密上座。將行不審可意否。士大夫聰明文學。世頗易得。至於秉不凋之節。奉以終始。萬人乃一耳。樂公父子好善不倦。故書此獨行一篇往。所謂輕塵足。崑墜露。增流者。孔子曰。重耳之伯。心生於曹。小白之伯。心生於莒。安知我不得之桑落之下。小逆境皆進德之門戶也。願加意焉。續更奉狀。

答韶州張殿丞書

宋 王安石

某敢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辛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句以鑿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

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王該祕校書

宋 王安石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以正於孔子焉而已宦爲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爲貧者不知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於民民源源然日入貧惡假令孔子在與之百里尙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某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止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子之事未之

聞也。幸教之亦未敢忽也。

與參政王禹玉書

宋 王安石

某。敢。繼。蒙。賜。臨。傳。諭。聖。訓。徬。徨。踉。蹌。無。所。容。措。某。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及。臯。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維。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旣。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上致政歐陽少師書

宋 鄭 俠

某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嘆讚之深也。曰皆是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去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世之卑汙蝕於榮辱之途。利於名位之高。熒熒暮年。莫知歸息。此聖人所以深戒後人。遂以懸車爲盛事。休止爲美德。此皆聖人之高致。人之所難全者。今少師有之。少師文章與日月爭明。與造化爭功。垂之簡策。播乎不朽。少師之道。進以爲時。退以全終。秦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少師之進也。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少師之退也。少師功名卓卓。東西南北之人無不知而進退之。與六經聖人合也。如是某也少而知學。聞古之人亦有如此。尙終身悅慕。恨不得一見其風采。況身生少師之盛時。心服少師之盛美。得不恭拜門下。一伸禮見。然異時登少師之門者。皆搢紳鉅公。道德明秀。奮淵原憲之徒。今日登少師之門者。又青雲層霄。離世邈俗。喬松抱朴之。

侶。雖曰某也學淺論卑。塵冗趨走之人。竊不自揆。潔己以進。庸非潛歎。雖然。泰山藏玉。珉石兼容。鉅海朝川。吠滄同會。又以見少師之宏量矣。干冒鈞嚴。皇恐俟命。

謝杜相公書

宋曾鞏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濟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隄。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閱閱。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旣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險訟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

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慙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再與歐陽舍人書

宋曾鞏

鞏頃常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之安石者。尙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或亦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爲御史。居京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稱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言者三四。猶恨鞏之

不卽見之矣。則寓其文以來。鞏與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媿負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又魁宏絕特之人。不待見而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卓如此。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鞏汲汲言者。非爲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道。與世之務復思。若鞏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遇甚厚。懼己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爲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別錄。不宣。鞏再拜。

代人上王令書

宋楊時

某嘗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於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廁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食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三公

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儻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閭陋屋。聲迹味味。不敢輕爲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間。民吏肅清。不敢爲奸。某私竊自幸。以謂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某幸爲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仞。以俟進退之命。非敢求聞於左右也。殆以爲後日論教之資也。

投知己書

宋張耒

五月日。未謹因僕夫。百拜獻書某官。未聞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心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於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逆得其悲歡。

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慍見於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於其容。當其情見於物而意洩於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知也。未自卵角而讀書。十有三歲而好爲之。方是時。雖不能盡通古人之意。然自三代以來。聖賢騷人之述作。與夫秦漢而降。文章辭辨。詩賦謠頌。下至雕蟲繡繪。小章碎句。雖不合於大道。靡不畢現。時時有所感發。已能見之於文字。所習益久。所親益衆。所嗜益深。故自十有三歲而至今三十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著於當世。與可知。與夫考於前古。而有得者。無一不發之於文字。不幸少苦貧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二年而親喪。旣仕而困於州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驚悸。煎熬逼迫之情。憔悴萎鬱。寒憤懣之氣。充滿羨溢。盈心滿懷。而又飢寒困窮。就食以活。其妻孥者。往來奔走。率常數千重。西走巴蜀。南盡吳會。陸困於周秦。而水窮於江淮。波濤魚龍之驚。重山複嶺猿猩。探

颺之出入大夏炎暑流金裂石與夫雷電雨潦之震恐積陰大寒烈風霰雪龜手刮肌之悽愴皆已習見而安行晝則接於起居夜則見於夢寐計其安居飽煖脫憂危而解逼仄揚眉開口無事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一又觀一世之情其所矜尙可以自振於貧賤阨窮者未素於其身無有一故雖出仕四方修身治官庶幾於有聞而門單族薄氣焰寒冷執版趨拜以見大吏大則罵辱詬責小則詰問凌侮得其漠然不問棄置其誰何則過而欣然自得輒自慶喜其窮愁困塞有不可勝言者又豈獨此哉古之能爲文章者雖不著書大率窮人之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旣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獨發於言語文章無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幾可以舒其情以自慰於寂寞之濱耳如未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平生之區區旣嘗自致其工於此而又遭會窮厄投其所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歌慟哭詬罵怨怒可壺可駭可愛可惡出馳而入息陽厲而陰肅沛然於文若有所得未之於文雖不可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文章之於人心其理之

相近。與夫工人之手授。則有間矣。未之區區。蓋已盡佈於此。則世之高明博達之君子。俯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問而後知其心也。伏惟某官以文章學術。暴著天下。方爲朝廷訓詞之臣。而不腆之文。嘗欲獎與人。誰不欲自達於世之顯人。而未自顧所藏。無一而可。敢書其平日之文與詩。凡九十卷。以辱左右。伏惟閒暇而賜觀焉。則未之情。誠雖欲毫髮自伏。而不可得矣。公亦念之耶。

與張邦昌書

宋馬伸

相公服事累朝。爲宋輔臣。比不幸。迫於強敵。使當僞號。變出非常。相公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昧耶。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與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卽就死。闔城民庶。未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相公義當憂懼。自列於朝。康王在外。國統有屬。獄訟謳歌。人皆歸往。宜卽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僚共迎而立之。相公易服退處省中。庶事皆稟命太后。其赦書施恩惠。收

人心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極。施行。然後相公北面引咎。以明身爲人臣。昧於防患。遭寇讐。汗當時不能卽死。以待陛下。今復何面目事君。請歸死。司寇爲人臣。失節之戒。伏闕下。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錄功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肆然尙當非據。偃寢禁闔。若固有之羣心。狐疑道路。混瀕謂相公方挾強金。使人遊說。康王姑令南遁。爲久假不歸之計。上天難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覺悟。及此改圖。猶可轉禍爲福。於匪朝伊夕之間。過此以往。則相公包藏已深。志慮轉異。外飾事端。惕日待期。而陰結寇讐。合從爲亂。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

求教書

宋宗澤

某未冠時。持先人遺書一車。他無所攜。悲吟梗概。懷然去國。求師承於四方。閱十餘年矣。崇筵絳帳。所歷數十。取道一無所得。莫悟其繇。因悵然以歸。一日。拏舟越

重湖將泛巨浪以放心志之鬱紆也。並堤而行延緣。葦間皆漁。聚落得漁者焉。邀過其處。蔽漏蕭然。掃地以坐。因詢之曰。瀕湖而漁。何憊之甚。豈術之謬乎。曰不然。余所學。任公子釣也。任公子之釣。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期年而得魚。可以厭剗。河蒼梧之民也。若夫有是具而得是魚。則利固可以終身。豈不泰乎。今有若魚矣。而乏其具。是以病焉。某始聞而驚曰。求師而取道。亦猶是也。學未備而欲聞至教。固亦難矣。蓋益之名都大邑。通儒之聚。凡古人所著之書。與今日之學者。耳目所未及。一皆貫穿熟讀。要其無所不知。無所不有一展。底蘊以求。至教則於取道。其亦庶乎。旣歸且治之。有智叟過門而歌曰。辰乎。辰乎。曷來之遲。而去之迅乎。已乎。已乎。筋力憊而。死期至乎。某再聞之而疑曰。諒矣。漁人之弗慧也。吾又祖其困。而取斃耶。大魚不易得。至教不易求。吾其與求魚並志。可弔之。使改圖乎。因訪前日之處。首至其鄰焉。因告以學漁之難。繼訊之曰。子之漁。何求之易。而利之多耶。鄰漁曰。予所學。詹何氏之釣也。不若是之費也。詹何氏之釣。以獨繭絲爲綸。芒

針爲鈎。荆篠爲竿。剖粒爲餌。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引盈車之魚。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爲術無他。獨臨河而用心。專故能以輕致重也。某終乃拊髀而增歎曰。且至是乎。必求大具。以要大魚者。皆見笑於詹何氏者也。亟走以歸。屏前日之俗勞。一其慮。養其氣。盡精白而無巧僞所幾。亦有取道之質矣。今則行之彌年。果獲造先生之門焉。恭惟先生道學淵微。智識高妙。登天庭而拾科第。揚仕路而展材略。皆其緒餘耳。然則所至則士皆歸嚮。所言則世必傳載。凡游門下者。其於求教而取道。無不厭其所欲。某前時過江來。鄉曲知識。皆寄聲相賀曰。知子用鄰漁術。攜荆篠針鈎。往遊龍伯宮矣。盍勉之。干冒師嚴。無任悚仄。

答王從一教授書

宋 葉夢得

某啟。稍不聞問。方深瞻跂。人至忽辱手字。承履此初暑。動止安佳。長牋過勤。仍示春秋解義一卷。併荷厚意。解義讀之終篇。雖未盡見所蘊。如論王正月與不以月日爲例。莒人入向論入義。得於經已多。但反欲定專門於三家。則恐未然。由漢以

來此學久廢。不明正患。諸儒不能以經爲主。其交攻而力爭。惟三家之勝負。夫三家安從出哉。爲漢儒之說。公羊穀梁。已自別爲齊魯二學。使二人授受。果皆出於吾先君子之意。卽散而之四夷。八蠻未嘗不同也。何齊魯之辨。今齊魯百里之間。尙不能一。而欲於數百歲之後。別擇其一。以爲眞可乎。劉歆知其不然。故強尊左氏。以爲邱明。幸人信其好惡。與聖人同。夫聖人之經。具在。不知道求其意。而附會因人假託。以求其信。雖或從之。何異指晉爲燕。而泣者也。經固不可易明。若專精致意。反覆研覈。察於先王之道者。明求於典禮者。詳質於當時之事者。審則吾先君子欲以遺天下後世者。亦豈能不原當時之事。裁之典禮。而別更有先王之道哉。而復以視三家。不可謂全無所得。其合於經者。固在吾所去取。而吾非用三家爲去取者也。以孔子之聖。求伏羲文王之道。讀易尙至韋編三絕。今以春秋求孔子之意。用力不知能如前與否。而遽謂決不得其實。似過矣。唯加之意而已。兩日適中寒濕。謁旦來方小快。枕上口占。不能多及。餘倍萬自愛。不一。

賀李綱右丞啓

宋汪藻

伏審躬被策書。進居丞弼。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談笑之
頃。國須賢立。天爲時生。恭以某官。厚德鎮浮。英材經遠。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
胸中。明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爰自踐揚之始。每勤獻納之忠。老成尙有於
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旣徹於甘泉。清蹕將
遊於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議九重之邃。留家誓死。鏖血書
詞。銷大變於胚胎。轉危機於呼吸。泊干戈之指闕。援桴鼓以登陣。義動三軍。人皆
奮死。氣吞異類。寇輒請盟。身且九殞。以一生國。則崇朝而再造。昔李晟子儀之功
高矣。而未嘗定策。張良謝安之謀至矣。而初不臨戎。永惟元勳。夔絕前古。旣名高
而衆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
洊經艱難。益見奇偉。方主上大明之今日。實邦家希闕之昌期。欲衆賢同建於事
功。非雅望孰爲之師表。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藻久託餘光。欣

聞盛事。雖無緣。進旅退旅。陪賓客。之後塵。豈不能大書特書。續山林之野史。巖廊多暇。歲律方春。願精寢饋之調。用副華夷之望。

賀湯侍御啓

宋 任盡言

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爲憲長。自昔雖稱於雄劇。比歲或乖於選掄。污我霜臺。賴公雪恥。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靖言有宋之奸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亙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若乃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緣乳臭之雛。實與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政府樞庭之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搏吠已憎。疏鷓鷯之班。而孤危主勢。私

竊富貴之勢利。豈止於子孫而爲臣。仰奪造化之鑪錘。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
守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奸引前代
興王之詩爲其孫。就試之譏。旋從外幕。擢至中都。冀招致於妖言。啟包藏之異意。
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
令存沒之奸。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睿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體貌。然
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
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爲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
自親擢於中宸。卽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沃心。天下咸受
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寢隆故四海之
責望。尤備願言。彈擊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韋仁約自稱。鷓鴣
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
聞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歷。唐

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詔語。諒非方正所樂聞。側聽褻遷。別當修致。

與江季路司業書

宋周必大

某悚息拜啟。此奉狀後。數遇使便。每欲嗣記。切意左右日奉親歡。沈酣典籍。不欲弊精神於無益之書。輒不敢覆。昨令親瞻軍至。既辱誨答。又得熟詢動靜。喜可知也。冬季溫和。共惟台候萬福。申命祠庭。可占朝廷待遇之意。又聞卜居已定。殊爲忭喜。某踰七望八頓。覺衰疲。最是耳聾足弱。尤妨事。他無足云。所論六一集中。有疑及校以碑刻。他書苟可見教。悉望付介。惟呂范一節。朱元晦呂子約。屢以爲言。終不敢曲從者。亦豈無說。歷觀近代。用心平直如忠宣公。僅可一二數。決不違父老。強削志文。又本朝正史。惟兩朝多出名公之手。最爲可信。是時呂氏子弟顯用於朝者多。而於呂范列傳。並無一言。及此。卻於孫威敏傳中。備載詆呂之疏。他傳多有之。只如歐陽公書攻呂。不應遺富文忠公使虜。某初以爲過。何者。了國之事。富誠堪。其任何爲不薦。不然。須用不了事之人矣。此未足病呂。至於不使富公知。

國書意。至煩發緘歸換。是何用心。推是以觀于范公。何有哉。呂居公傳。歐陽自誌。再三詰子約實無親筆。縱有亦是歐公自悔。前疏太過。欲自解於正獻兄弟。不須憑也。在政府建言者。豈止營屋一端。要是責人責己。自分兩塗。若能合此。則爲聖爲大賢。豈細事者。從諫名書。旣泛言章疏。何必因一二公遂匿其書也。往侍端明。尙書嘗見晏元獻與呂帖痛詆歐公。以解呂之怒。晏匪眞罵呂。乃深怒欲爲調護。不知此帖尙在否。當不倦以需其成。幸甚。

與張眞甫舍人震書

宋 周必大

某頓首再拜。眞甫知府安。抗待制舍人年兄台座。往在臺省。無日不會面。而無議論之不同。蓋如是者。踰年固疑。此樂不常得於造物。今相望萬里。累月略不相聞。理果乘除也。且置是事。卽日不審台候何如。雲安全屬門戶。事任非輕。眞甫由兩制出鎮。與畫錦何異。然愛國憂君之志深。而牧人馭衆之利狹。未應遽忘雅意也。自國初懲創五代。盡削方鎮之權。慶曆以後。猶置帥臣。實不及漢之郡將都尉。一

有武事則又不可諉曰我無與也識者盡深憂焉真甫於一官一職未嘗碌碌況爲國近臣蒙上委寄而肯碌碌耶長慮却顧必有以處此幸德和總四路拜甫使襄漢同心合意不至掣肘憂顧其遂寬乎某初夏出北關舟過蘇常皆後真甫一兩日遂失一見歸次信州以書託唐立夫送當塗尋見報趨真甫赴新鎮此書必達矣某在墳墓幾一紀今而得歸幸甚不可言所居距城二十里號永和鎮東阡西陌不廢往還有田數畝奉入財五萬千度伏臘未必能給力加撙節則亦未至凍餒此外惟書生事業可以自娛但方平老吳不喜爲此狡獪每念學道一節最爲要功其如根器不固猶荆棘瓦礫雜土地而生非若腴田偶廢耕耨一遇良農便可芟夷也前時固以是愧真甫今復何年至於芒鞋藤杖自放山林之間漁歌樵唱都忘歲月之邁雖不可與山西紅柿堂上玉笙同日而語大鵬尺鷃亦各逍遙而已紙盡無他祝爲時自重不宣

與路彥彬書

宋陸九淵

得函教。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顧何以當。雖然。似有未相曉者。義不敢不宣達於左右。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平日拳拳於左右者。豈徒以親戚之故哉。古人纓絕肘見。不以爲病。累日不火食。歌聲若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濟登滋。則茲當挾轅推轂。以相從於康莊也。若金錢穀粟之惠。遺非某之任也。聚族之衆。終歲之計。未免於飢。歲日索公堂米。無毫髮補助。亦以事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時行道。固吾人分內事。然與世俗羨慕富貴者。天淵不足論也。來詩似未免俗意。尤非所望。非高明。亦不敢直言如此。

與傅季魯書

宋 陸九淵

二十四日發敵廬。晚宿資國。二十五日觀半山瀑。由新蹊抵方丈。已亭午。山木益稠。蟬聲益清。白雲高屯。疊嶂畢露。疎雨遞灑。清風溲然。不知其爲夏也。何時來此。共之。適欲國紀點對一事。或未能來。可先遣至。

與程帥書

宋 陸九淵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耀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尙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澌薄。唯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禮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幾時。而篇帙寢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計之籍。放棄於鼠壤。醬齧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之中。而登諸篋。積于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揖箕翼以爲主人。壽某亦江西人。

也。敢不重拜光寵。

與龔參政書

宋 朱 熹

熹衰病妄庸。誤蒙引撥。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音。祇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於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既長。稍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以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世。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強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飢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

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與黃樞密書

宋 朱 熹

竊聞金亮隕命。種人遁走。淮北夷民。悉降我師。此蓋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廓清中原。以全昇付。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熹之愚慮。猶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於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至於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啟聖心。稍加振理。始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爲海內所屬望者。爲之輔佐。進賢退姦。修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爲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高烈武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體。敵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強。事急而糧已匱。於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向非天佑皇家。降罰於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知。今日之

事其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羣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相戒兢慎。祇肅政圖柄。任益修政。理以答揚上天眷顧之命。不宜坐虞鄰國之難。以幸爲利而遽自以爲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員萬里。敵人奔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失計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幾。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熹竊以爲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其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籬密而可恃。必使敵人他日痛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盧龍之塞。然後朝謁廟陵。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爲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則賢於今日。秉鈞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失今不早爲計。敵人士馬精強。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完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悉其衆。挾其喪君之恥。以來修怨於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斂民則民

懔懔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悉。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又以待天幸之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拳拳而不能已也。顧衰病之餘。氣短辭拙。不敢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閣下以道學履踐。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以此言進。觸冒威尊。惶恐無地。狂妄之罪。唯左右者裁之。

寄劉共甫樞密書

宋張栻

某幸安湘濱。不敢廢學。無足塵記念。自惟不敏。竊守樸學。顧世衰道微。邪說並作。肯信此者少。獨樞密發慨然之志。而下取及一得之愚。久而益眷眷焉。每念無以裨補萬分。退用愧悚。來教自以爲報人主之心。有加無已。而向者之爲。有所未慊。於中方將沛然用力於古道。區區聞之。喜且不寐。嗟乎。靖康之變。亙古所無。夷狄腥膻。中原四十餘年矣。三綱不明。九法盡廢。今爲何時。耶士大夫宴安江左。而恬莫知其爲大變也。此無他。由不講學之故耳。今樞密以明天子大臣而志乎此道。

則某之喜爲如何。雖然學之難明也久矣。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願樞密勉之。

與顏主簿書

宋張栻

竊觀左右論程氏王氏之學。有兼與而混爲一之意。此則非所敢聞也。學者審其是而已。王氏之學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竊取釋老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橫流壞蠹。士心以亂。國事學者當講論明辨而不屑焉可也。今其於二程子所學不翅霄壤之異。黑白之分。乃欲比而同之。不亦異乎。願深明義利之判。反求諸心。當有不待愚言之辯者。惟深察焉。

與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書

宋薛季宣

某聞燕王市駿馬之骨。賢者歸之。勾踐揖怒螳之臂。士爲必死。是皆推誠異類。猶感切於人心。施諸功臣。焉有不格。恭惟皇上卽位之始。首雪岳飛之寃。天下知與

不知無不稱慶。逮今數月。宜人人有報效之心。求諸軍情。乃反有紛紛之論。此議者過也。日者樊建以晉武帝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知其得諸葛亮而不能臣。推恩於飛。寧不類是。使飛果反。朝廷不當昭雪。爲之昭雪。是非眞反。苟非眞反。則亞保之禮。不當有廢。國家縱不能歸其賙贈。追加封爵。猶當反其田宅。畀之恩數。親降黼座。臨奠其喪。會其子孫。以禮歸葬。使人知爲子孫之利。則爲善者。猶有所勸。今獨不然。惟復其封而已。改葬之禮。非復興彝官。其諸孫。僅同卒伍。今夫庶官之死。延賞猶世。其家而獨於飛。偏有所斬。以求人心之感。不亦難哉。德壽中興之成。不過張俊韓世忠劉光世秦檜四人而已。四人之終。禮有異數。今其子孫。或位孤卿。飛之功。勤不已。加以四子。斃於非命。自乎既往。追之來者。乃至於斯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魏佛狸飲馬瓜步。宋文帝臨江而歎。以爲檀道濟不死。虜不至。是曾不能追錄其後。識者有以卜其世祚之修短。逆亮南寇。胡人自爲岳飛不死。大金滅矣之語。然則所以激勸士伍者。安可不厚。仰惟都督參政相公。以道事君。以誠

體國明飛不反。公議攸歸。恩禮不加。想當未愜於鈞重。建言宸極。在乎馨歎之間。使優孟不至。笑人則人。知鄉善之利矣。某鰥生晚進。不知政體。伏念先子薦飛爲將。伯父參其軍府。今日之事。不忍不爲一言。顧飛已亡。何有遊說。徒爲國家惜。此舉措不厭人心。管仲所謂知善而不能賞之。與郭公之亡。何異。是則雪飛之寃。而取衆怒。不若不爲之爲愈也。明公信能終始。茲事史策。當不負人人心之歸。本朝又安知不在茲舉也。況今行營將士。往往故飛部曲。求其死力。莫此爲善。惟鈞慈闊略鄙夫之妄。決而行之。不勝至幸。

與呂伯恭正字書

宋陳亮

違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卽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相。台候萬福。廷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也。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天民對後。有無指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爲也。辛

幼安王仲衡俱召還。張靜江無別命否。元晦亦有來理乎。天下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惡大憝。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平之後。其慮亦自不少。況不必平乎。亮已如枯木朽株。不應與論此事。亦習氣未易頓除也。亮本欲從科舉。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開營生。又恐他時收拾不上。方欲出耕於空曠之野。又恐無退後一著。方欲俛首書冊。以終餘年。又自度不能爲三日新婦矣。方欲盃酒叫呼。以自別於士君子之外。又自覺老醜。不應拍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淚填臆。或髮上衝冠。或拊掌大笑。今而後知克己之功。喜怒哀樂之中。節要非聖人不能爲也。海內知我者。惟兄一人。自餘尙無開口處。雖浮沈里閭。而操捨不足以自救。安得有可樂之事乎。然一夫之憂。懽悲樂在天地間。去蚊虻之聲。無幾本無足云者。要不敢不自列於知我者之前耳。時節亦甚迫。譬之失火之家。衆人以爲此人實能救。則亦無所逃其責。此秘書今日之勢也。事機所係。無所多遜。況揖遜不足以救焚。此語亦有理。

子約一向在侍旁。否不敢疊番爲問。眷請委尊閣。宜人諗候萬福。新婦兒女再三拜起居。

復何叔厚書

宋陳亮

亮頓首復書。辱答示甚慰相念之意。訊後不審侍奉復何如。承聞有失子之戚。公方盛年。正不足爲憂。他時恐患多耳。然處心平夷。亦吾人所當常念也。亮寓臨安。却都無事。但既絕意於科舉。頗念其平生所學。不可不一泄之。以應機會。前日遂極論國家社稷大計。以徹於上聽。忽蒙非常特達之知。欲引之面對。乃先令召赴都堂審察。亮一時率爾應答。遂觸趙同知之怒。亮書原不降出。諸公力請出之。書中又重諸公之怒。內外合力沮遏之。不使得而對。今乃議與一官以塞上意。亮雖無恥。寧忍至此。只俟旦夕命下。卽繳還於上。而竟東歸耳。豈有欲開社稷數百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事之不濟。此乃天也。亦豈諸公所能沮遏哉。吾友所謂紛紛可畏之論。當謂此爾。丈夫出處自有深意。難爲共兒曹語。亦難以避人謗毀也。

此懷惟呂丈知之。叔範相聚甚好。亮固已知其不凡。但世間大有事。未可便認。以爲是也。倉卒未暇答渠書。相見且勉以志其遠者。大者上聰明睿智。度絕百代。一見亮書。便有榜之朝堂。以勵羣臣之意。若使得對何事。不可濟。但絕江之時。已卜知天意。未順仲幾。蓋與此謀也。

謝羅尙書啓

宋 陳 亮

世豈無才。不必其用。仁非爲衆。宜在夫高。苟天人之皆同。則時命之自合。故雖終遇。敢不知歸。伏念亮少張虛氣於萬夫。晚付微軀於一髮。老之將至。鄧禹笑人。人亦有言。孔子主我得失。有命行藏。信天零落。殘生猶動。諸公之至。念崎嶇拙計。誤分上聖之洪私。其使終焉。未知可也。此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爲國偉人。屹立漢庭。無出其右。主張周道。卒底於平。遇所不安。思必自達。猶懷晚進。孰可任於後來。遂使棄人。亦有光於末路。紛然萬口。翕若一辭。如韓信者。無雙。常懼鄼侯之誤。擢孫弘爲第一。卒遺武帝之憂。事固難平。人豈易識。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留丞相啓

宋陳亮

數十年窮居。吠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顧今自喜。論古良慚。雖欲有言。莫知所謝。敬惟大丞相少保國公。卓犖良臣。勤勞碩輔。重道崇儒之正學。素所講明。立綱陳紀之大經。備嘗議論。秉鈞獨當大任。持衡務適厥中。爲社稷之元龜。掌文章之司命。獻謨猷於左右。固光裕於後先。如亮者。才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牕。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遺。主上傳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嘘之力。亮青年立志。白首奮身。敢不益勵初心。期在重溫舊業。出片言而悟明主。尙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若徐求其可稱。必更得於所圖。

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

宋陸游

年運而往。益知涉世之艱。職思其憂。獨幸侍祠之樂。惓惓微志。懇懇自陳。伏念某

擁腫凡材。聳牙曲學。既無甚高論。足以譁世。豈有它繆巧。用以致身。隨牒半生。問津萬里。雖誓圖微報。不勝狗馬之心。而俯迫頽齡。已罹霜露之疾。壯志纍然而欲盡。殘骸悴爾以難支。拉朽摧枯。競爲排陷。哀窮悼屈。孰借聲光。敢圖廊廟之尊。未棄門闌之舊。曲憐不逮。力謂無他。至於跌宕之文。辱在褒稱之域。二百年無此作矣。固難稱愜於獎。知萬戶侯。豈足道哉。私亦激昂於衰懦。然而揣數奇之薄命。懼徒費於鴻鈞。與其度越羣材。留朱雲於東閣。曷若稍捐薄祿。置陶令於北窗。伏望某官。仁風翔及。物之恩赫。日照覆盆之陋。念前跋胡而後蹇尾。惟當自屏於江湖方上。昭天而下。漏泉忍使獨擠於溝壑。假以毫端之潤。寵其林下之歸。某謹當刻骨戴恩。剗心慕道。誦丹臺之藎笈。少慰素懷。拜玉局之冰銜。用華晚景。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宋陸游

故里浮沈。竊玉局再期之祿。公朝拭付。桐江千里之民。瓜戍非遙。竹符甚寵。感淪病骨。愧溢衰顏。伏念某元祐黨家。紹興朝士。池魚瀟灑。本思自放於江湖。社稷

支離久已難施於斤斧。繇治生之素拙。因從宦以忘歸。頃自吳中久留劍外。顧彼衣冠之所萃。頗以文字而相從。方深去國之悲。敢有擇交之意。流偶殊於涇渭。風自隔於馬牛。睚眦見憎。本出一朝之忿。排擠盡力。幾如九世之讐。貌是羈孤。孰爲別白。縱免投荒之大罰。亦宜置散以終身。且定遠未歸。惟望玉關之生入。輕車已老。猶護北平之盛秋。豈有朝爲閭閻廢斥之人。莫竊畿輔承宣之寄。茲蓋伏遇某官。學窮竅奧。勳塞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之重任。赤烏几几同宗社之閔休。念人才之實難。悼士氣之不振。埏陶至廣。收拾無遺。方與物以皆春。憫向隅之獨泣。爰和輿論。濶略彛章。起安國於徒中。較恩未大。還管寧於海外。爲力尙輕。而某少非列於通才。晚徒專於樸學。棄雞肋而猶惜。雖仰戴於深仁。續堯脛則自悲。恐難逃於薄命。

賀葉丞相啓

宋陸游

恭審誕告大廷。延登眞相。永惟夷夏戴宋之舊。思見太平時。則祖宗在天之靈。爲

生賢佐海內幸甚。國勢巋然。某少從史氏之遊。蠱習星官之說。去歲之杪。垂象有開。大微紫垣忽一新。於景氣神州赤縣。將寢復於提封。曾未閱時。遽聞休命。昭哉天人精禋之際。見於君臣會遇之初。恭惟某官。鍾河嶽英靈之姿。應乾坤開泰之運。器函魁碩。論極崇欲。萬卷讀書。盡是經綸。之蘊。十年遇主。獨高康濟之功。比過井絡之歸。式贊斗樞之重。俄進陪於大政。果首建於永圖。股肱良哉。耽君不及堯舜。期月可也。政治庶幾成康。方將修未央長樂之故宮。築馬邑雁門之絕塞。興植禮樂於僵仆之後。整齊法制於搶攘之餘。威憚殊隣。玉輦受渭橋之謁。治借邃古金泥。增岱嶽之封。然後遨遊謝傅之東山。偃息蕭何之甲第。委成而不處。享眉壽於無窮。某遠寄殊方。久孤隆眷。驥老伏櫪。知難效命於馳驅。狐死首丘。但擬祈哀於造化。

與李侍郎夢聞書

宋黃榦

榦久不拜隸人之敬。拳拳尊仰。實切此心。遞中兩承台翰之辱。不勝感悚。修城事。

誠知朝廷事力。決未能及此。但事屬利害。不敢自默。其行與否。豈敢必耶。鄭書先君之交遊。其令孫從宦於此。豈敢忘之。但同官亦多賢人。又只得視人物之高下。以爲先後。薦舉之弊。至此極矣。亦不敢全不顧公議。下半年尙餘一章。更容相度也。榦輒有誠切之懇。冒瀆台聽。紹興間。一時先君輩行仕於朝。有聲當世。凡數家。如任如鄭皆是也。惟先君不事生產。至今諸孫凡十三房。皆無以自活。榦之所以黽勉從宦者。亦爲門戶之衰替耳。非敢望榮免死足矣。豈不願浮湛仕途爲門戶計。加以名賢遞相推挽。朝廷過聽超躡。亦豈不願奔走以赴事功。實以年齡頽暮。精力衰弱。不足以效驅策。一去里閭。凡十五年。先君尙葬淺土墳墓。皆無人料理。兄弟五人。今所存者第三家。兄年已七十。其窮到骨。挈之來此。則不堪扶曳捨之。則又於心不安。榦少不自量。好從當世名勝遊。旣冠而執經於晦菴先生。荷其一見。便有相教誨之意。未數年而授之以室。又數年而授之以官。又數年而爲之築室廬。相約終老相從之計。其囑託之意。則曰。微言易墜。汝其保之。今先師之亡。十

有六年矣。榦奔走仕途。束遺書於高閣。手未嘗披。目未嘗睹也。每一念之。如貧。芒刺生無面目。以見朋友。死更何以見先師於地下耶。勉強從仕。固足以恤孤窮。活孥累。然一行試吏。百事俱廢。又於心實有所不安也。所以前日上祠祿之請。蓋爲此耳。幸而得之。則庶可以了門戶之私計。承先師之雅志。榦亦得以婆婆丘園。諷詠遺書。以祈寡過。誠意未孚。不蒙俞允。蓋此意不能盡白。得相識書。皆疑其爲請築城不獲而去。又謂與諸司恐有嫌而去。朋友之言且如此。亦無惑朝廷不從所乞也。築城之事。朝廷已令買木料矣。非不從也。便使不從。亦是公家之事。又何至怨望而去耶。諸司皆賢。吳漕乃故舊。綦總尤相愛。爲州郡者。不過自盡其職耳。本無所嫌也。孟子云。不知者以爲肉。孔子之出處。人尙疑之。在榦則又何怪。旣被不允之命。亦只得且安之。况災旱如此。又豈敢便爲求去之計。偶讀邸報。輿國趙守持本路倉節。此則不容不力爲求去之計。蓋法令之所不許。物議之所不容。是以又不能自已也。趙娶晦菴之女孫。於榦以姻黨之親。榦之長學生。又與

爲友摯。監司按察州郡。在榦繫。是受察之人。以親察親。職事間委。有妨嫌。今再以公剖懇廟堂。尙幸侍郎力爲一言。使決得罷去。不勝千萬之幸。方今人物如林。如榦等輩。不足比數。苟得祠祿。已爲過分。不足以勞朝廷之區處也。

答葛寺丞書

宋楊萬里

某一昨謝病免歸。僵臥空山。泉石之與曹猿鶴之爲使。已與世絕。惟恐姓名之落人間。聲光之墮塵中。也有如年丈。以四海九州同年之契。江上從游之樂。風亭月觀。尊酒論文之友。亦復影響。昧久不通。字脚非疎也。顯晦之勢。雖欲不異。獨得而不異乎。郡中白粲之稽。西歸。長年三老。劉其姓。明其名者。闐然剝啄。荆扉。持雙鯉。挈乘壺。及八缶。云我葛同年之寄遠也。端拜函書。披讀賤辭。裂一棉機。鏘鳴瓊琚。奇怪鬪進。應接不暇。烟霞爲我驩。喜松竹爲我鼓舞。便如挹絕俗出塵之標。聆登峯造極之論。相羊乎賞心白鷺之間。覽觀乎三山二水之外也。頗獨有可怪者。一紙情話。吾人事也。雙緘世俗之禮。豈吾人事哉。若曰施之於所尊。則我與公非。

同。等。乎。若。曰。施。之。於。所。敬。則。公。與。我。非。謬。敬。乎。深。源。所。謂。咄。咄。怪。事。不。於。此。乎。在。復。於。何。在。乎。久。不。奉。□□。此。債。當。爲。我。抵。掌。絕。倒。也。老。來。心。中。不。挂。一。事。獨。有。一。事。非。孤。斟。而。無。佳。客。乎。孰。使。吾。悵。惘。而。無。聊。者。非。有。山。珍。而。無。海。奇。乎。呼。酒。未。至。愀。然。不。怡。酒。既。至。愈。愀。然。不。怡。豈。酒。使。我。至。此。使。我。至。此。者。前。之。二。無。也。今。開。乘。壺。則。糟。邱。之。郭。索。不。介。紹。而。至。啟。八。缶。則。東。海。之。鯨。魚。不。波。濤。而。來。是。夕。爲。公。持。以。左。手。澆。以。苦。酒。邀。歡。伯。酌。大。白。忽。乎。不。知。烏。紗。之。落。與。否。玉。山。之。頽。與。否。也。而。況。太。白。之。死。與。未。死。伯。倫。之。埋。與。未。埋。哉。吾。之。苦。事。不。覺。脫。然。去。吾。心。也。非。公。賜。而。誰。賜。也。來。書。云。某。方。味。道。腴。而。乃。以。滋。味。爲。寄。則。陋。矣。某。敢。有。問。年。丈。謂。道。烏。在。道。在。瓦。礫。道。在。坑。谷。獨。不。在。糟。蟹。鯨。鮓。乎。道。不。在。糟。蟹。道。不。在。鯨。鮓。是。爲。道。乎。是。爲。非。道。乎。并。供。夫。子。之。一。莞。新。除。名。城。未。足。多。賀。年。丈。旣。以。爲。某。謝。其。獨。得。不。以。爲。年。丈。賀。乎。小。啟。別。紙。呈。似。不。請。益。并。求。匠。石。之。斲。其。蠅。翼。也。傳。檐。茶。七。十。斡。萬。安。產。也。里。之。士。以。見。饜。者。矜。之。以。爲。不。減。雙。井。日。鑄。也。及。章。貢。雪。餠。八。角。并。

以書非報也。某待盡山林。而公方登用。合并渺無前期。願言爲斯文珍重。某臂痛不能親札。敬占兒輩代書。皇恐不宣。

見蘇仁仲提舉書

宋楊萬里

某聞之。君子之於世。無意於合也。有意於合者。折旋委曲。惟合之求。然未得其所。無而先喪其所有。古之君子。所以合者。惟無意於合也。無意於合人者。有守於己者。也有守於己者。是惟無合於人。合則膠固而不可解者。齊人鼓瑟以干齊王。而有罵之者。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說者。往往笑齊人之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王。以爲不求合者之戒。嗟乎。是知齊人之拙於合。而不合。未知唐人之巧於合。而不合。韋蘇州之詩。天下之所同美也。客有效韋公之體。以見公者。而公不悅。既而以己平生之詩見公。而公悅之。當其效人之詩體。以求合於人。自以爲巧矣。而其巧適所以爲拙。則夫舍己以徇於人。與夫信己以俟於人。其巧拙未易以相過也。彼齊人者。患瑟之不工而已矣。瑟果工矣。天下其必有好瑟者矣。

無遇於此。安知不有遇於彼哉。且吾之所能者。瑟也。所不能者。竽也。今舍瑟而學竽。竽未能而瑟先忘矣。吾且不吾信。安能使王之吾信乎。與其學竽而未必能也。孰若工瑟以待也。世之君子。不懲於唐人之巧。而懲於齊人之拙。則亦誤矣。閣下乘使者車。方春而行部。其風采之所動。聲光之所臨。士之挾寸長。負片善者。孰不翹首企足。願忠而望賜也哉。甲則曰。蘇公之所好者。何道。乙則曰。蘇公之所惡者。何事。趨其所好而避其所惡。惟恐後也。噫。是知所以求合之合。而未知不求合之合也。閣下以元祐名相之子孫。而退然若一介之寒士。文學行藝。加人數等。而歌然如有所不及。其未用也。初不慍於退。用之而未盡也。亦不懼於進。小人之所異而忌焉。君子之所同而怙焉。公之於人。蓋未始有意於求合者。公則不欲求合於人。而願欲人之求合於己。耶。某也。生晚而學無朋。地寒而仕無適。將欲挈不肖之身。以自進於門下。既無可喜之狀。以取悅。又無求合之言。以取售。而獨持此書。以見焉。不知者。又以爲拙也。夫以巧而求合於人者。某實恥之。不惟某恥之。閣下

實恥之也。

與廣帥徐意一薦僧祖中書

宋 李昉英

某數年不到羅浮。夢寐見之。近招寶積僧祖中來。出餅中。卓錫泉。烹石樓新茗。共談山中事。清風忽起。坐間飄飄然如行飛雲頂也。某歲在甲辰。兩遊羅浮。至必住旬日。山廣大深遠不可窮。而山中。人絕少。道人則有王寧。素年八十餘。碧瞳炯然。照人頭陀。則有祖演。年高過之。髮色如黃金。僧可語者。僅僅斯人耳。此大夢。德因之子。而克肖者也。將辭歸中閣。必欲識意一而後去。渠無他求。必有異乎人之求者。風雨如許。政齋閣焚香靜坐時。試延之前。使呈露所蘊。必不能謾具。眼得聞侍。郎一聲歸山林。作話柄。竊度其所求。不過如此而已。進之退之。惟所以命。

回史督相啓

宋 方岳

邊城分柵。曾微赤羽之勞。書殿通班。忽峻紫宸之寵。無因至此。何德以堪。豈有方辭。大常伯之除。而迺驟躋真學士之冠。已控陳於免牘。滋愧負於賀言。伏念某本

乏脩能。誤膺重寄。虜敢盜邊。而凌中夏。端繇護塞之非人。嫠不郵緯而憂宗。周竊憤臨淮之多壘。使當屢莫安於丙枕。趣兵符亟下於庚牌。如有老熊當道之威。安得佛狸窺江之事。興言及是。厥咎安歸。顧雖過走於犬羊。抑已大驚於鴻雁。慨煙火萬里之氣象。幾不聊生。撫山河兩戒之輿圖。可爲痛哭。思欲自拘於司敗。孰云薦被於贊書。躡登麟趾之華。愈重狐冰之懼。茲遇某官潤澤以霖雨之手。包涵於雲夢之胸。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自任天下之重。得諸傅巖。爰立作相。每歎人材之難。微如腹背之毛。亦玷齒牙之論。然端殿所以昭異數。而大柵所以重中權。顧惟何人敢當茲選。某抗章之懇。得請爲期。人欲天必從之。諒無勤於再命。波及君之餘也。覲乃贊於一辭。是謂玉成。敢忘環報。

賀京尹曾尙書啓

宋 文天祥

某茲者恭審露綸渥。星履陞華。東澗西瀛。冠十連之元帥。南昌北斗。表六典之地官。丹屏雲開。紅牙日麗。恭惟某官。依乘日月。吞吐江湖。直氣摩空。金天晶之錯。

落清規。照世玉井水。之紺寒。自曦曦。於鸞聲。遄峨峨乎。豸角文章。大手南豐。先生政事十條。小范老子。出袖摩霜之鉞。坐吟卷雨之簾。眞侍從歸拜於甘泉。茲父母來臨於京兆。乃由太一徑陟文昌。冰懸雪跨而朝望。孚日暖潮平而民氣悅。儼衣冠於建禮。益鎮千畿。簪帷幄於延和。遄歸兩地。某喜傳除綍。阻趁賀綦。五緯明霄。望龍泉之秋色。九河流潤。懷虹翠之春輝。謹具筓子申賀。伏乞台照。

與參政魏容齋書

宋謝枋得

九月吉日。前宋通播臣大元游民謝某。謹齋沐頓首。致書於大參政公閣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止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奸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冤狀明白。奸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

則自。知。不。能。爲。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號。雪。樓。將。隆。旨。宣。喚。之。後。
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
下。有。夷。齊。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
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
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
不。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卽。死。耳。不。可。爲。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
亦。太。勞。耳。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參。相。公。縲。縛。而。到。大。都。
以。縲。經。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閒。民。於。大。元。治。道。何。損。
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
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閒。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縲。
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公。門。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
萬。言。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

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卽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旣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臺餽。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父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可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三。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爲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爲妒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爲妒婦矣。恐徒爲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干冒鈞嚴。不勝悚慄。

謝人惠紙衾啓

宋 謝枋得

平生眞實。不爲布被之欺。雅志孤高。亦有紙衾之惠。寢興之感。寤寐難忘。竊以荃璧藥房。薄塵寰之帷帳。蓉裳蘭佩。笑濁世之綺羅。觀騷人之清修。乃志士之法則。獨無奇服。如此寢衣。服木質之氣。埃眞成玉。楮敷竹牀。而瑩潔無異。瑤臺近而南浦之名儒。遠而西川之耆俊。儉於奉己。銘以示人。某最厭黃綢之矜夸。未見青綾之華煖。雄心英氣。尙有寢獸皮之言。義膽忠肝。不聽泣牛衣之語。得此琪圃瓊林之物。稱其玉壺冰壑之懷。何須柳絮以鋪氈。恐有梅花之入夢。精神愈爽。思慮無涯。物外獨清。疑是臥袁安之雪室。中生白宛然。宿杜老之雲。恭惟某人。睡不拋書。寢猶思學。喜留詩客。醒常攜枕簟。而游靜聽鐘聲。臥不覺衣裳之冷。某共承珍貺。願廣德心。因鐵衾而廣千閒。儻遂庇寒之志。得布裘而長萬丈。必無不煖之民。

答張仲傑書

金 王若虛

某啓。仲傑縣令。方深渴想。辱惠好音。曷勝慰喜。羶根之賜。甚愜老饕。正恐踏破菜園。爲藏神所怪耳。所論道學。自是儒者本分事。抑老夫衰謬。日負初心。不足進也。

吾子年壯氣銳。乃能屏去豪華之習。而專力於此好之樂之。自謂有得。他時所至。殆未可量。老夫將受教之不暇。而反能爲之發藥哉。州郡之職。古稱勞人。況此多虞。亦必有道。頗聞吾子一以和緩處之。所望正如此。民之憔悴久矣。縱勿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不傳能吏。而傳循吏。若夫趨上而虐下。借衆命以益一身。流血刻骨。而求幹濟之譽。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誠不願吾子效之。吾儕讀孔孟仁義之書。其用心自當有間。寧獲罪於人。無獲罪於天。昔宋討元昊。關右困於征斂。杜祁公在永興。謂其民曰。善非能免汝也。而能使之不勞。於是量所有。無寬其期限。民得以次而輸之。而費省十六七。及王氏法行。官吏不堪其迫。邵康節門人之從仕者。皆欲投檄以歸。康節止之曰。此正賢者用力時。新法甚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嗚呼。古人遠矣。如此等事。尙可行之。造次顛沛。無忘是念。始可謂不忘所學矣。老人家益貧。而官益拙。鮎魚上竿。可笑可憫。雖然。遠依餘庇。大小幸安。不必過煩念慮也。遽中奉報。草草不宣。

復張巖書

金完顏宗浩

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已。至於責貢幣。則欲以舊數爲增。追叛亡。則欲以橫恩爲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姦臣三事。則並飾虛說。弗肯如約。豈以爲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與我軍角。一日勝負者哉。旣不能彊。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以計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語。形於尺牘。而勤郵傳。何也。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豈不以生靈爲念。蓋犯順負義。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國犯盟。侵我疆場。帥府奉命征討。雖未及出師。姑以逐處戍兵。隨宜捍禦。所向摧破。莫之敢當。執俘折馘。不可勝計。餘衆震懾。靡然奔潰。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捐其已得。斂軍徹成。以爲悔過之效。是豈誠實之言。據陝西宣撫司申報。今夏宋人犯邊者十餘次。並爲我軍擊退。梟斬捕獲。蓋以億計。夫以悔艾罪咎。移書往來。丐和之間。乃暗遣

賊徒突我守圍。冀乘其不虞。以徼倖毫末。然則所爲來請和者。理安在哉。其言名分之論。今昔事殊者。蓋與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於宋國。恩深德厚。莫可殫述。皇統謝章。可概見也。至於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間。恩澤之渥。夫豈可忘。江表舊臣。於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爲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既以絕大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爲宜。若謂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是又誠然乎哉。又謂江外之地。將爲屏蔽。割之則無以爲國。夫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不務此。雖長江之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而爲國哉。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國矣。至後周顯德間。南唐李景。獻廬舒蘄黃。畫江爲界。是亦皆能爲國。既有如此。故實則割地之事。亦奚不可。自我師出疆。所下州軍縣鎮。已爲我有。未下者。卽當割而獻之。今方信孺齎到誓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皇統。彼之隆興。年已畫爲定。若是。則旣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哉。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

一百萬貫。折金銀各三萬兩。專以塞再增幣之責。又云歲幣添五萬兩。正其言無可準。況和議未定。輒前具載約。擬爲誓書。又直報通謝等三番人使。其自專如是。豈協禮體。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國謂如此徑往。則事必可集。輕瀆誑結。理不可容。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棄信背盟。我師問罪。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既無故興兵。蔑棄信誓。雖盡獻江淮之地。猶不足以自贖。況彼國嘗自言叔父姪子。與君臣父子。略不相遠。如能依舊稱臣。卽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如欲世爲子國。卽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爲界。陝西邊面。並以大軍已占爲定據。元謀姦臣。必使縛送。緣彼懇欲自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歲幣雖添五萬兩。正。止自復皇統舊額而已。安得爲增。可卽更添五萬兩。正。以表悔謝之實。向汴陽乞和時。嘗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表段裏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駝一千。書五監。今卽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軍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和。李璧。吳瑄。輩。似乎忠實。

可遣詣軍前稟議。據方信孺詭詐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令回報。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儻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弗復冀也。夫宋國之安危存亡。將繫於此。更期審慮。無貽後悔。

上耶律中書書

金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

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榱桷。豫章節目。礪。柯。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蓄數十年之閒。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櫪。榘。楔。楹。杙。臺。桷。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恆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眞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

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

與竇先生書

元許衡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踧踖。且驚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聞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意。嘗謂天下

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揜。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知。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掘。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掘。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己。成。物。之。道。哉。卽。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汎。不。足。爲。之。慮。耶。抑。眞。

以。構。散。爲。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愛。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變。枯。悚。息。待。罪。

與襄陽呂安撫書

元 宋 道

年。月。日。具。位。道。謹。奉。書。於。襄。陽。安。撫。呂。君。足。下。蓋。聞。天。下。之。事。有。變。有。常。兵。家。所。先。知。已。知。彼。苟。昧。斯。理。克。成。者。難。足。下。利。害。類。此。故。別。白。而。忠。告。之。令。兄。少。保。制。置。出。自。戎。行。驅。馳。邊。境。守。禦。奔。援。時。立。武。功。南。朝。列。之。於。三。孤。崇。之。以。兩。鎮。以。至。開。荆。南。之。制。閩。總。湖。北。之。利。權。其。報。效。酬。勳。亦。已。至。矣。而。乃。漸。虧。臣。節。專。立。己。威。爵。賞。由。心。刑。戮。在。口。藉。上。流。之。勢。不。朝。貢。於。錢。塘。託。外。援。之。辭。聚。甲。兵。於。鄂。渚。江。左。君。臣。憂。其。跋。扈。以。爲。王。敦。桓。玄。復。生。於。今。日。也。天。不。假。年。近。聞。捐。館。繼。知。黥。賞。

代乘軍麾。且呂氏子弟將校。往往典州郡而握兵馬者。何哉。蓋南朝姑息令兄之故耳。自今已往。豈復有容足之地乎。足下在呂氏族中。最才且賢。必將易置腹心。尺書見召。魚脫於淵。其禍不可測也。去歲大兵南下。經略襄漢。諸軍將校。屢請攻圍。我主惠愛仁慈。遠覽周慮。以南北生靈。皆吾赤子。當告之以訓辭。示之以形勢。彼果不降。攻之未晚。故休兵秣馬。蓄力待時。今白河鹿門。雉堞相望。安陽光化。舟艦交通。東遏饋運之師。西絕樵蘇之路。生擒大將。兵民震驚。足下內憂家事之多。艱外覩孤城之日。蹙誠危急之秋也。茲者炎火收威。商金變律。風折膠而弓勁。草垂實而馬肥。行當整齊士卒。淬礪戈矛。斷鳳林之關。決檀溪之水。開萬山之道。塹白銅之隄。前茅飲馬於江陵。後勁摧鋒於樊邑。用天下堂堂之衆。擊漢陰叢爾之城。似不難矣。幕府恭承帝命。征討招懷。拒逆者誅。迎降者賞。若能翻然改圖。軍門送款。飛聞天闕。必有殊恩。豈止轉禍爲福。實千載一時之機會也。漢上土疆。君當常保。他人孰能有之。如闇於謀慮。迷而不復。事機一去。雖悔奚追。國家大信。明若

江水進退裁決惟足下留意焉。

與吉德帖

元倪瓚

吉德所臨風俗爲厚望進此道寵辱俱忘履候多福僕曩所積而我室人亦成長往哀摧哽塞大不可言日月不居奄踰兩月依依故物觸事損心奈何奈何以世緣言之悲歎何能有已若以法眼觀之則我此身誠亦無有此宗少文所以三復至教方能遺哀耳囊事粗畢大山長林之思此心已羣於鹿豕閒矣。

答張藻仲書

元倪瓚

瓚比承命俾畫陳子桎剝源圖敢不承命惟謹自在城中汨汨略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閒靜處始得讀剝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草點染遺其驢黃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爲圖之意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游偶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依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冤矣乎詎可責寺人以髻也是亦僕自有以取

之耶。

答鄭提舉書

元吳澄

去冬上問之後。今春謀爲衡霍之游。初以冰雪阻。繼以水潦阻。夏且平矣。暇勉出門。則饑。季。寒。道。炎。熾。如。火。每。日。向。間。道。進。數。里。遇。可。休。息。之。所。卽。止。稍。適。意。或。宿。或。信。或。數。日。留。陸。而。舟。舟。而。陸。如。是。再。閱。月。猶。未。越。西。江。之。境。沿。途。往。往。避。人。不。與。吾。徒。接。所。值。非。緇。褐。之。流。則。樵。牧。之。伍。也。坐。是。不。能。詳。通。都。會。府。事。臨。袁。之。間。聞。辭。得。變。故。疑。不。敢。詢。然。非。不。敢。詢。亦。不。欲。詢。不。忍。詢。也。家。童。疾。趨。而。至。詢。之。果。然。尊。謙。惠。愛。末。屬。招。之。速。前。甚。以。早。獲。親。炙。老。成。爲。喜。第。於。舊。政。不。及。一。聆。告。新。之。令。猷。而。遽。隔。今。古。良。亦。可。悲。承。命。之。日。遄。東。其。轅。秋。暑。猶。劇。晨。興。晝。伏。未。免。遲。遲。塵。埃。滿。衣。顏。色。如。赭。到。家。又。須。澣。沐。齋。戒。而。行。俟。華。祝。嵩。呼。禮。畢。乃。能。一。舸。東。下。先。期。不。煩。再。遣。卒。隸。蓋。處。士。門。閭。無。用。此。輩。爲。也。於。新。塗。已。得。公。牘。矚。州。學。轉。達。塗。之。東。鄙。又。得。再。移。感。悚。愈。深。亟。走。一。介。報。命。所。賜。教。墨。又。稽。回。答。大。懼。不。敏。

亦就旅次拜先施之辱。擾擾匆匆。辭不贍蔚。維是前託交承之好。茲聯長貳之署。宿緣宿契。依倚正殷。欲謝欲言。究悉未易。並需覲侍。以請澄不酒不肉。二力攜篋。瓢從所至。如全眞道行脚僧。斗室自可安單。至日徐圖之不宣。

復董中丞書

元吳澄

正月十一日臨川儒生吳澄頓首再拜中丞相公閣下。澄聞學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欲其德業有於身而已矣。仕者非以自榮其身也。欲其惠澤及於人而已矣。澄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其心。知聖賢之學。得之於心。爲實德行。之於身。爲實行。見之日。用施之家。國爲實事業。資之不敏。力之不勤。學之四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孜孜惟恐無以自立於己。而不敢求用於時也。閑居方里中。以古之聖人爲師。以古之賢人爲友。而於今之世。位尊而有德。位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閣下分正江右。側聞閣下之風。剛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特立獨行於衆醉羣污之中。心竊慕焉。二年之後。始得於同游之

友嘗出入門下者。一望道德之光。以一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澄居山中持喪。而閣下自南臺入覲。足跡無復。再至閣下之庭。勢位之相懸。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達閣下之耳。無一字可以達閣下之目。疎賤姓名。何翅一草之微。意閣下且忘之矣。不謂克勤小物。過取其所不足。取而以聞於朝。聖上聽言如流。賢相急才如渴。繇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既頒。而閣下又先之以翰墨。敦請諄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澄何人斯。而足以當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況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說其不自欺也。然則開之可仕不可仕。雖夫子不能知。惟開自知之耳。閣下之舉古大臣宰相之所爲也。澄敢不以古賢人君子之所以自處者。自勉而事閣下哉。邇年習俗日頽。儒者不免苟求苟得。鑽刺百端。媚竈乞播。不以爲羞。舐痔嘗糞。何所不至。今之大臣宰相。當有以微軀其機。而不變其俗。若俾疎淺之人。驟得

美仕非所以遏其徼倖。冒進之萌也。澄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
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若而人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於
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康節邵先生詩云。
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肖。願自附於前修成之者在。閣下澄
感恩之報。匪言可殫。末繇庭參。敢冀爲家國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拳不宣。

復董容窗書

元吳澄

澄衰老之軀。無所用於世。前歲一出。至中途而病劇。滯留江淮間。治疾將三載。今
秋始得還家。征塵滿襟。思一遊名剎勝地。挹幽邃以清俗。抱而未成也。乃蒙眷念。
貽問勤摯。重之以貺禮。綠蟻春盎。黃雞秋肥。酌之烹之。殆不減謫仙人山中初歸
之樂。屢蒙厚賜。不及枚謝。惟冀晨燈暮鐘之暇。一一道及衷曲。爲幸。欲言莫既。尙
希面敘。

與程侍御書

元吳澄

宋金元尺牘

九七

去年望湖亭下。目斷風帆。悠悠別後之思。繼得維揚所賜翰墨。下邑僻處一隅。無
便使可致興居。聞邇辰兩間。陽長衆正道亨。敢共爲天下賀。忠賢得路。自古所難。
畏天命。悲人窮。君子大公至正之心也。事業不必出於己名聲。不必歸於己竭。吾
誠輸吾所學。有能用之天下。被其福。則君子之志願得矣。此外何求哉。此不可爲
鄙夫道。惟閣下則可。天下顛顛望治如饑渴。事半功必倍。得賢守令數百。布滿
郡縣。公廉之人十數。典持風憲。俾貪濁者不敢肆。則治平指日可冀。機括轉移。易
易耳。諸君子同堂合席。一心一德。嘗致思及此否乎。往年當寧。赫然發憤。去邪任
賢。旬月間。天下改觀。如久陰乍晴。久疾得瘳。此閣下所親見。機括轉移之易。豈不
信哉。孔子曰。三年有成。諸君子用事日久。而天下之望猶缺。草茅書生。所以不能
不深疑也。閣下日覲清光。日與諸君子處。豈相爲賜哉。陸宣公上下不負之心。要
必於此時見之。嫠婦之於周。漆室之於魯。皆出其位而有憂。草茅書生何預天下
事。心慮豈遜一女子哉。然則出位而言。不爲僭越也。閣下采其意而深思之。斯世

幸甚。

答劉桂隱書

元虞集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夫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爲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皇恐。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爲之蔽。虧潢污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黃金獨耀。區區早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既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旗旄在前。簫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帖畢之小子。迷沓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俾敘其說。不亦難乎。姑述謾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令。

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隱居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目疾之外。尙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答。不能詳好。伏鑒念不宣。集頓首再拜。

與林待制清源書

元吳海

向在山中。承示出山之計已定。近見除目。有翰林國史之命。蓋惟朝廷之不遺賢。與執事之宜爲是官也。竊用爲喜。若其去就。尙當審之。今之論者。皆曰是美除。不可不往。或曰是天子之命。不敢違也。或曰例甚嚴犯之恐得罪。聞有曰身病母老。難以遠出。將母而行。則無謂。舍母而行。則非孝。烏有奉百齡之親。卽萬里之仕哉。又有評是數說者曰。爲前之說者。通人也。爲後之說者。拘者也。又揣公意者曰。彼固將往耶。吾得止之耶。蓋如前之說。十八九如後之說。十二三。揣公意者。十五六焉。未審公意果何如。而外方紛然比度較量也。海實無識。但愛公不啻衆人。忽聞車從欲出。驚遽惶惑。凡今日從諛之徒。常時議論皆長者所不取。何獨今日獨可。

取乎近而公之子姪與親黨遠至公之交游皆願公出則願公之不出者誠難言也。況公之心亦未可知乎。海惟自盡其忠愛之誠而已。

與使者書

元吳海

國之求材固將有用於世而士之懷材亦思見用於世。雖求材者汲汲若不足而懷材者綽綽若有餘。其實常相通。未有禮意俱至而不就者。故有材不適用不適時徒取古人之道自娛而不可施諸人則不敏。應上之求上之人亦不必強而起之。此君子自守之誼也。海自總角迄今既衰且老矣。讀書成癖。生理盡流。誠以賦性愚戇。遇事疏拙。故自有知以來。絕意當世。非不欲進。不敢進也。非固欲退。乃安分耳。屏居村落。忽郡文學至門。奉閣下嚴命。見招閣下。誤聽何人。以僕爲賢耶。閣下誤聽而求之在閣下。不爲過。不肖不自揆而承之。則不肖爲過矣。且國家安取無用之人哉。僕之自謀如此。是可謀人之政乎。僕向在先朝。素未嘗出。豈獨在今日乎。世俗務聲而不務實。稱人多不得其當。見矯飾曰自修。見夸大爲多能。

見隱伏云。高尙閣下。勿遽因人言而信。夫人之知人。必不如其自知之審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辱閣下。意待之勤且厚。何敢不以情告乎。況海之事勢。有大不可者。老母行年九十。兩目俱昏。病廢逾年。不能離牀第。六喪未舉。老母自聞命以來。朝夕憂惶。宿疾加重。此身一動。必有不測之憂。惟閣下高明仁恕。老老以及人之老。乞賜改命。使海得侍奉菽水湯藥。誠願誠幸。父母生我。劬勞家貧。無以爲養。計多得餘日。以酬大恩。古人所謂烏鳥之情。惟閣下憐之本欲趨謁。實恐閣下不知此情。遂加促迫。是以不敢。而布書左右。伏祈懷感。惟望情恕。

與中書參政成誼叔書

元余闕

別後凡三奉書。而使者久皆不還。伏計道梗。不能上達。閣下位望日隆。負荷日難。特切爲之懸心。比聞賀公復相。迺大可慶。然聞尙在軍中。不知置左右者何人。相知曾見任否。江淮賊勢。本不難定。特以考察不明。刑罰失當。諸將玩愒。遂致難圖。區區小邑。雖曰上下一心。幸爾完固。紅爐片雪。實爲可憂耳。今長江萬里。止存此。

城如大病之人。命脈未絕。猶有復生之理。失今不救。則首尾銜決。江南大難定也。茲遣奏差丁正等前赴左右白事。諸所請求。惟閣下是賴。倘蒙朝廷俱賜準報。不惟此邦之幸。未破城邑。孰不以安慶自勉。國家亦有利也。縷縷之言。具別幅上陳。不善爲斷。使還賜教。以匡不及。不勝幸荷。不具。

上宰相書

元劉因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

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迹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兇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耶。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疴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

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迹。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固。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

宋金元尺牘

104

宋金元尺牘終

歷代詩文評註讀本

本局所編歷代詩文評註讀本爲吳興王均卿先生評選開示源流啟迪後學矜慎不苟
 煞費苦心音註均方聞之士復經先生研削發行淺深合度循序漸進洵爲詩文選本中
 最完善之本通行各校僉云適用茲將各書分列如後

- | | | | | | |
|-----------|----|----|----------|----|----|
| 秦漢三國文評註讀本 | 二冊 | 四角 | 古詩評註讀本 | 二冊 | 四角 |
| 南北朝文評註讀本 | 二冊 | 五角 | 唐詩評註讀本 | 二冊 | 四角 |
| 唐文評註讀本 | 二冊 | 四角 | 宋元明詩評註讀本 | 二冊 | 四角 |
|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 | 二冊 | 五角 | 清詩評註讀本 | 三冊 | 六角 |
| 清文評註讀本 | 四冊 | 八角 | | | |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上海文書局發行

詩話詞譜

歷代女子白話詞選	白話詞選	白香詞譜箋 <small>附學宋齋詞韻</small>	隨園詩話 <small>(附補遺)</small>	清詩話	唐詩紀事	歷代詩話續編	原印歷代詩話
一冊	一冊	四冊	中紙六冊 洋紙六冊	二十冊	十冊	二十四冊	十六冊
五角	二角	八角	一元二角	六元	八元	八元	六元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發行

歷代名家尺牘 宋金元尺牘 (全一册)

每部定價洋三角五分



分售處

編輯者 吳興王文濡

發行者 文明書局

印刷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燕湖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中華書局

82

自動銷毀樣本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

